

中國邊政

第四期

目錄

我國邊疆的特點……………	曙雲
俄毛鬥爭中的新疆……………	張大軍
共匪當前的「防邊」謀略……………	陳梅隱
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	趙尺子
中國邊政協會第三次座談會紀錄……………	
蒙古歷史文學簡介……………	張紫桐
邊疆時事述評……………	
阿年可夫古城受懲創……………	鄭壽彭
元代藁城董氏評述……………	袁國藩
大喇嘛的憂鬱……………	張季光
邊疆大事記……………	
編者的話……………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出版



智慧藏

我國邊疆的特點

曙雲

就一般說來，所謂邊疆，便是國家領土的邊緣地帶，無論是沿海或陸上的沿邊，都應稱之為邊疆。但在我國，沿海者稱為海疆，陸上沿邊的地區（陸疆）始稱為邊疆。法上所謂之邊疆地區，亦係指陸上的沿邊地區而言，且此等邊疆地區向內引伸，不盡屬於沿邊的地帶。如我國現在通常所稱的邊疆，大抵是以吉林、合江、黑龍江、嫩江、興安、遼北、熱河、察哈爾、綏遠（上列各省內含有內蒙古盟旗）、寧夏（含套西蒙古）、新疆（含新疆蒙古）、青海（含青海蒙古）西康、雲南、廣西等省及蒙古（外蒙）、西藏兩地方為範圍，而在這些地區裏面如嫩江、遼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等省，都不是國家領土的沿邊地帶。這些地區，東北的不同於西南，蒙古的不同於西藏，都各有其個別性，但若一加研究，亦各有其共同的特點，茲略述如後：

一、地多高原而為國防的要區 邊疆地區多係高原地帶，如在北部的為蒙古高原，包括內外蒙古的大部，東北的一部，新疆的一部；在西部的為康藏高原，包括西藏的全部、西康的西部、青海的大部、甘肅的西南與四川的西北部；在西南的為雲貴高原，包括貴州全省及雲南的東部。在這些高原地區，北多戈壁沙漠，南多峻嶺崇峯，而以高山大水與接鄰國家構成天然的邊界界線，實為建立國防，保衛國家獨立自由最具價值的地帶，全民族的生存，國內的建設，端賴之以為屏障。

二、氣候乾燥而寒冷 邊疆地區除東北平原及西南者外，多係氣候乾燥，雨量稀少（每年雨量平均在五十五公厘至二百五十公厘之間），夏季很短，冬季很長，平均起來，東北、蒙古、新疆等地區約有六個月至八個月是冬季的氣候，植物全年生長的時期，約由一百五十日至二百日左右，西藏亦大致相同。

三、居民以滿蒙回藏諸族同胞為主 邊疆地區除隨處都有或多或少的漢族者外，多散佈着滿、蒙、回、藏、苗（僑）、夷各族，如滿族（包括錫伯、索倫、鄂倫春、赫哲、達呼爾等）居於東北，有少數入往新疆；蒙古族（包括喀爾喀、內蒙古、厄魯特、巴爾虎等）所居區域最廣，自東北而內外蒙古，延及寧夏、青海、新疆；回族（包括新疆回族、維吾爾、塔爾其、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塔兒、塔吉克、烏梁海、撒拉爾等）居於內地而信仰回教的同胞，則不在本文範圍之內）則居於新疆、烏梁海，有少數散及青海；藏族（包括博巴、藏巴、康巴、羌民、洛巴、唐古特、果洛、嘉戎、麼些、古宗等）居於西藏，分布到西康、青海、甘肅、四川、雲南；苗（僑）族（包括黑苗、白苗、紅苗、青苗、盤僑、板僑、花藍僑及禽民、蛋民等）、（夷族包括保羅、栗粟、窩泥、擺夷、民家、蒲蠻、僮人、儂家、僚人、黎人、阿卡、山頭、崩龍等）則散

居在貴州、雲南、西康、湖南、廣西、廣東各省。由是以觀，即邊疆地區實我中華民族各個支系所分住及匯集的地區。在語文方面，各族亦各有其獨特的語言，文字（亦有無自己文字）及文化，分別發展，多采多姿。

四、宗教信仰虔誠 邊疆地區，滿族多信仰薩滿教，蒙藏兩族信仰佛教（僧稱喇嘛故一名喇嘛教），回族則信仰伊斯蘭教，苗夷各族信仰巫教或佛教，間亦有信基督教者。在這些宗教信仰中，以佛教及伊斯蘭教所佔的區域最廣，各族同胞對於其所信仰的宗教，都視為生命及幸福的源泉，虔誠熱愛，無與倫比，既深入而又普遍，因而在生活各方面莫不帶着濃厚的宗教色彩，故邊疆社會實為一宗教至上的社會。

五、經濟偏於畜牧而地下資源特富 邊疆地區因受地理及氣候的影響，對於需要氣溫高，雨量多的農業，除少數地區外，大都無法發展，而以畜牧事業為其主要的生產，如自東北的興安山地起，至西南的雲貴高原止，劃一斜線，在此線的西北地區，大半是宜於畜牧，西南的地區除若干平原外是畜牧兼營着初級的農業，故我國邊疆經濟實建築在畜牧經濟之上，農業則處於次要的地位。但關於煤、鐵、鈾、鎢、石油……等重要礦產，以東北、西北等邊疆地區最為豐富，或為邊疆地區所僅有，故邊疆地區又為國防資源所寄託的場所，為發展國防工業所不可或缺的地帶。

六、土地為公有 邊疆大部份地區仍保存着土地公有的制度，如蒙旗土地多稱旗下公地，例禁典租買賣，西藏土地分屬世家、寺院、政府，然亦多為公有，分配給予之權屬於政府，人民不得轉讓授受。即在若干殘存的土司屬下的土地，不論其為官莊田畝，或為土民的耕地，亦多不許典賣。不過，這些情形，在農墾事業一天天推廣以後，却亦為之改觀。

七、地方行政上的盟旗及政教合一制 邊疆有些地區，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有與內地省縣不同的體系，如蒙古地方、內蒙（在熱、察、綏、洮、興、嫩、黑等省）及寧、青、新等省境內的蒙旗地區，都實行盟部旗制度，旗轄於盟或部，盟部及特別旗直屬於行政院，不受當地的省政府管轄。在西藏地方，則實行其政教合一制度，以達賴喇嘛為政治宗教領袖，班禪次之，其下以噶廈公所為管理政務的機構，地方的行政單位為宗（如內地之縣）。至在西南的邊疆省區中，原有的土司制度，雖自清代起即改土歸流，民國二十年更由內政部呈准行政院，不予補官職，依法已不存在，但事實上仍有部份未改，尚保持其異於縣治的狀態。

由於邊疆地區具有上述種種的特殊之點，邊疆問題亦即緣之而生，如與強

鄰相接的地區，在我國國防要地，在敵則認為必須衝破的藩籬，於是每易遭受侵略，不僅領土被掠奪，人民亦受其分化挑撥而時有離心運動的發生；在阻於高山大漠的地區，則交通困難，經濟落後，教育不易普及；在民族複雜的地區，便常有閹牆之爭，影響團結，防礙共謀地方福利的進行；在地方行政制度不同的地區，若無合理的調節，便常形成隔閡，發生許多磨擦與糾紛；……因此，我們研究邊疆問題及解決邊疆問題，自須把握其各種特點，洞察其問題的核心，保存並發揚其優點，改進或消滅其缺點，而為正本清源之計。即以共匪而論，共匪現在邊疆所以有「少數民族政策」的推行，各個大小不等偽民族自治區域的建立，也都是以利用各該地區所具有的特殊情形，為其狂妄措施的張本。

俄毛鬥爭中的新疆

張大軍

蘇俄和共匪的鬭爭，到現在不是理論之爭已成爲一般公認的事實。最近毛匪又發表第七篇的反蘇文章和答覆法國的訪問團說明俄匪間公開決裂無法調合，此不過爲共產集團中互揭瘡疤不足重視，而值得重視者，乃雙方付出實際的軍事行動，這種行動，中外各種報章均有報導，然由其支離片斷不能窺其整體，筆者就各方消息綜合研究，試作分析，如今已證實蘇俄不僅以強力壓境，而且以第五縱隊向大陸邊緣滲透，尤其在新疆地區顯得最緊張、最尖銳，因之致共匪大肆驚叫和調兵，一方面呼號罵陣，一方面移民備戰，自然局勢顯得更形緊張和激烈化了。

新疆是亞洲內陸戰線一環

本來蘇俄在史大林時代，有意建立亞洲的心臟堡壘，使蘇俄重工業東移，令共匪重工業西移，不料史魔死後，毛匪與黑魔因宗派意見衝突，致使原計劃一時擱淺，此自然爲蘇俄所不能忍受。而且毛匪在共產集團中野心勃勃，欲爭領導權，因此，黑魯雪夫曾在遠東佈置，除劃四大軍區（遠東軍區、西伯利亞軍區、外貝加爾湖軍區、土耳其斯坦軍區）增強兵力外，並調核子火箭部隊駐遠東各地，目的係欲使毛匪低頭，不意毛匪崛強不屈，一再向黑魯反擊，並調兵陳邊，此更使蘇俄不能坐視。如根據美國著名的蘇俄軍事專家麥斤托希（Malcolm Mackintosh）在去年十月間於「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週刊上發表的消息，和「西德尼古來」蓋勒（Nikolai Galay）在「公告」（Bulletin）月刊中發表的新聞，均對蘇俄的軍事調動有若干分析，咸認蘇俄在遠東四大軍區由一九六〇年起佈置有二十個步兵師，外加裝甲砲兵單位，總兵

。現既經過共匪的暴政統治以後，除氣候及地理上若干現象不能改變者外，凡居民、宗教、交通、經濟、土地及行政制度等等，都在其殘酷的壓力下失去了原來的面目，當已今非昔比，而另成一番特殊的狀況。不過，邊疆同胞之求自由，求平等、求保持其文化傳統的意願，是不會被共匪所根除的。將來河山光復，重建邊疆，我們對於各該地區的個別性，共同性以及共匪所製造的種種罪惡，必須先加研究與瞭解；對於籌邊人才的訓練與儲備，對於重建方案的草擬與制定，亦必須以能適應各該地區的實際環境爲要件。這樣，纔能人地相宜，藥與病合，不致有圓方枘的困擾，而可獲得預期的效果與成功。

力約二十萬人。其中主要的配備在遠東軍區對付共匪的東北兵力，和土耳其斯坦軍區對付新疆。尤其新疆於一九六二年共匪強迫封閉蘇俄的領館後，蘇俄即於去年十月間由東德及歐俄方面調陸軍四個師用以增強塔什干，又在同年的十月末更在莫斯科空運兩個師到阿拉木圖，這先後增加六個師的兵力，顯然在新疆外圍已集中十個師，約二十萬人，平時由幾萬人的土耳其斯坦軍區驟增加二十萬人軍區，其用意不言而喻。此種大規模的調動，不是平時換防，也不僅是威脅性的演習，而是對共匪展開戰略恫嚇的開始。

毛匪爲應付蘇俄戰略性的集結，也不得不大調兵力以增強新疆邊防。過去毛匪在新疆的兵力，據各種報章推測，該地原有二十五萬正規部隊，外加上生產建設兵團約二十萬人，另移民共一百八十萬人，準備動員時可作成新軍，後來又從廣東、江西及西藏各地抽軍增援。在量上觀察可能比蘇俄軍力大，但在質上看是極度的衰落，尤其裝備上的腐敗，更加遠在塞外，軍心渙散，水腫病的叢生，很難抵禦俄軍。但毛匪好戰成性，雖內部困難重重，亦不示弱，屢在邊境製造緊張氣氛，很顯然，新疆的戰線是其亞洲內陸戰線（包括內蒙和東北）的一環，不過在目前蘇俄大量增兵土耳其斯坦軍區，而毛匪的軍事重點擺在新疆而已。

雙方增兵的戰略意義

目前蘇俄和共匪雙方在新疆內外集結兵力，無論其採取的集結形勢如何，總是該方面的事件已不尋常。蘇俄之增兵，其目的如就黑毛鬭爭的歷史因素言

，除了展開其戰略性嚇阻外，即是圖謀新疆，據一般觀察家分析此二者將兼而有之。因為蘇俄久視新疆為其肥壤，過去史大林時代毛匪在其羽翼下不敢不俯首貼耳，各種有色礦產資源的出賣，蘇俄的獨佔新疆貿易權，以及以蘇俄為模範的政治措施。史死後，由於蘇俄政治上的鬭爭激烈，毛匪在共產集團中逐漸抬頭，尤黑魯雪夫在共匪罵他犯了「大國沙文主義」的罪惡，於是對蘇抗爭。但蘇俄對新疆仍不放鬆，除了施展其既定的老策略，煽惑各族反共外，即進行其顛覆新疆政權活動，同時由於其匪暴政迭出，人民不堪其苦，凡逃蘇者均經俄庇護，所以匪一再指責蘇俄在新疆誘惑各族逃俄，再進行顛覆活動即在此，此種策略很顯然，蘇俄是圖謀新疆。

其次，蘇俄的增兵，據一般新聞報導乃因煽惑性質，除了顯示其力量外，即有計劃的增強邊界對面反抗份子的氣勢，並嚇阻共匪對抗份子所採取的行動。尤其自被共匪改編過去伊寧軍隊（第五軍）的老副軍長祖農塔也夫（Zunnu Taibov）的逃俄，在哈薩克斯坦著文揭露共匪的內幕，使蘇俄更加對彼利用機會，據說現在中亞已成立「東土耳其斯坦解放委員會」，此更證明蘇俄仍「覬覦」新疆，並未放棄其鯨吞新疆的野心。

毛匪並不是不瞭解蘇俄此種企圖，無如其自身統治新疆的弱點極多。新疆遠隔萬里，孤軍戍邊，不僅共軍的裝備、心理極差，而且維哈各族反共亦為其致命傷。尤其俄軍可朝發夕至，而共匪僅賴蘭新鐵路亦不能敵俄軍行動之迅速，所以其採取透過生產建設兵團的非武裝形勢，暗地增加邊防部署策略即是此種原因。其所採的措施，據說過去移民已達一百八十萬人，近所移者多知識青年，此乃一旦動員成軍的重要目的；其次在民族比例上使之佔土著民族之優勢，現在南北疆有若干地區漢人已與當地民族相等，有者已超過，此亦係共匪企圖採取「人民戰爭」路線以對付蘇俄。更採取將土著內移政策，主要以消滅其反抗力量，並減少逃俄機會。敢預料此種政策是走向失敗一途，移民數百萬亦難盡裝備成軍，將來在動員上或佔優勢，但在控制上將失敗，所以目前共匪在新疆竭力控制綠洲，加強鎮壓，防俄固重要，而防當地民族顛覆其政權亦為重要措施之一。總之，雙方增兵造成緊張情勢者當為事實，但另一面新疆內部的騷動，亦係毛匪心情緊張而大感苦惱者。

新疆最近內部騷動和備戰

新疆過去各族逃至俄境五、六萬人和軍隊的叛變消息，中外各種報章均有報導，此可謂引起共匪叫罵蘇俄的藉口之一，但最近的情況更為緊張，不惟各族仍繼續反共和逃亡，而且蘇俄更加强煽動，共匪為此採取對付策略愈加積極。在去歲十月間，據報載伊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即有成羣結隊的民眾向當地共軍衝

突，造成政治上的不安。同月報導，烏魯木齊（迪化）一帶僅上半年數月，即發生縱火搶劫、兇殺和姦淫事件一千六百餘宗，毛匪為鎮壓各種犯罪活動，曾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軍事法院和烏魯木齊法院，先後將一百餘人判刑，中有十餘人指為破壞份子槍斃。去年十二月初，據中聯社消息，新疆「國營農場」近數月不斷發生暴動事件，尤其伊犁一帶曾有過數萬人發生的大暴動，以反抗共匪虐待和爭取自由支配糧食，因為共軍將各農場糧食移作邊防軍之用，致發生無米為炊現象。又去歲十二月新德里電訊，莫斯科曾加報導，謂新疆在過去數月中又有回教徒七萬人逃俄，並謂此等民族逃亡，係由於共匪的嚴酷的迫害所致，主要是迫遷內地，消滅其文化力量。

其次在塔城方面，於去歲十一月初又有千餘人逃俄，據說係回民不堪壓迫而暴動，暴動者萬餘人將塔城若干共匪機構搗毀，亦有共幹十餘人被擊斃，而其中間有俄諜煽惑所致。又據中央社今年元月一日合衆國際電報導：當周匪恩來正在北非回教國家訪問時，印度官方引述蘇方俄面人士指控，謂有大批維族逃俄以避免共匪對回教徒的迫害，所以在今年二月四日毛匪發表第七篇反蘇文中仍指摘其顛覆新疆，挑起「中蘇邊境事件」，所以共匪在新疆的反顛覆活動，亦相當積極，其重要的措施：（一）加強反蘇宣傳；（二）逮捕蘇籍份子；（三）組織新疆各族領袖赴內地參觀；（四）派遣共匪訓練之士著幹部到各地宣傳和監視；（五）遣軍隊到各游牧調查和訪問，藉以鎮壓等等，因為新疆民族一向反共，雖然過去在美麗的謠言下誘惑彼等「自治」，但「區域自治」土著民族操不到實權，尤其最近更猙獰的原形畢露，鎮壓愈加緊，反抗亦愈烈，而蘇俄愈售其計，因之共匪的備戰程度將更趨瘋狂。果然在今年二月十三日中央社香港電訊報導，謂目前共匪在新疆不僅在每一「人民公社」普設醫療機構，以備戰時醫療傷患之用，而且擴展郵電網及雷達站，此不僅加強鄉村與城市之間聯絡，而且亦可偵察敵人之行動。此外更在新疆邊境構築防禦工事，據稱有不少永久性堡壘構築，且在福海、富蘊、昭蘇、阿圖什和塔里木盆地廣建集中營，以備安置「勞改份子」，此顯然為共匪在新疆係加強戒備。此種戒備前已言之，新疆雖為共匪以龐大軍力所統治，但亦為其地理上的脆弱環節，所佈置的兵力已經陷於歷代經營西域政策的循環，祇能守點，以守點戰略無法掌握和堅定綠洲的空間地帶，加之其兵力的衰退，外力的壓境，內部的動亂，更缺乏大量的飛機、坦克、和運輸的機動力，由歷史經驗看，祇要新疆有一地區發生動亂，蘇俄將乘間介入，亦必使其俄在敗退中降服。

總之，俄毛間的鬭爭，在新疆的局勢必將由僵持到衝突直線上升，近又因為伊犁逃民事件而雙方發生槍戰（本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央社香港電），這可以說明，蘇俄亦不能再忍耐共匪的狡詐無賴，而共匪為了逞強，更不願在邊境低頭，未來的軍事變局，終必要訴諸火拚，無論火拚是大是小，總要看是某一方面發火而已。

共匪當前的「防邊」謀略

陳梅隱

一、四面皆敵、防不勝防

我國疆土的形勢。倚山面水，由西北高原以迄東南沿海，在防守上必須因地制宜，海陸並重，共匪竊據大陸後，七八年前，依托俄國主子的掩護力量，大有趨東南亞，侵入東北亞的企圖，在西北、西南邊區，全力作分化少數民族，劃定區域分別，控制並積極想盡方法，改變少數民族之習慣與生活，加上強迫移民與武力鎮壓，有一時期，確能收到部份效果。自從共匪「三面紅旗」暴政遭受挫折後，與俄黑形成正面衝突，邊防形勢，完全改變，到目前止，共匪的邊區，可以說四面皆是敵人，在東北方面，雖有鴨綠江與圖們江，作為與韓國的疆界，但三十八度停戰線上，仍然駐有美國和南韓的重兵，北韓共黨的成敗，都直接關係共匪的安全、所以東北方面，始終是前方的基點，刀斗森嚴，不能怠慢；遼東半島以下，黃海、東海以至臺灣海峽進入東南沿海，對日本亦不能不有所戒懼，琉球羣島更是共匪東南海上上的冠星，太平洋沿海地區，必須處處設防，連營結寨，縱橫配備，海空陸地幾乎是全線動員，這一廣泛戰場，吸引共匪一百萬以上的兵力，時時處處都是挨打的態勢，南海方面，自香港以至雲南，目前更是熱戰疆場，雖然共匪軍隊未敢明目參入越戰，但在這一半島上，反共的武力，亦甚堅強，胡志明的補給支援，離了共匪，即全部崩潰，因此這一地區，由於交通與地勢的限制，消耗多而實效少，這是共匪僅次於臺灣戰場的負擔，尤其這一地區，雲貴廣西，內部問題尤為複雜幾處反共武裝游擊基地，退守進攻，多使共匪疲於奔命。由此向西北的西藏，今天正是匪即邊界衝突地區，這一地區，不僅是印度今天的反共態度問題，最嚴重的是西藏民族的反抗，與西藏能發生邊界糾紛的國家，計有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爾，錫金，不丹，這些國家固然在力量上不能與共匪比較，但以共匪今天在國際上的孤立形勢，對於近隣邦交，不能不委曲求全，可是這一區域的民族問題，常是內外交錯，共匪如要求得內部的控制，則無法完全消滅與這些國家來往的不安分子，星星之火，永遠不會熄去，所以在這一邊區，共匪既不能強，也不能弱。當然，在西北邊境，今天使共匪坐臥不安的，還是俄共的問題。

在東北、沿烏蘇里江，黑龍江向西，經薩彥嶺，阿爾泰山以迄帕米爾高原，這一帶全是與俄共接界，外蒙外表稱為獨立，實際完全在俄共控制之中，因

此原來這一依賴作為叛亂資本的邊區，今天却成了毛匪的心腹大患。綜合今天大陸共匪的邊防措施，由於四面皆是敵人。必須四面佈置防務，尤其是西北東南，遙遙相對，分駐重兵，消耗至鉅，兼之大陸腹地，去年一年內，即發生抗暴反抗事件共一萬四千餘起，可說是遍地烽火。以共匪軍隊數字言，就是不經戰鬪，在精神物質上的損耗，即已不堪負荷，這是共匪今天的致命傷，是直接對匪偽政權的打擊，在未來只有日趨嚴重，不會有所改善的。

二、突出地區，內憂重於外患

就以上形勢看，除臺灣海峽，東南沿海，共匪必須列陣防守，隨時應付廣泛的登陸攻擊以外，其他邊區，部份尚為間接戰場，但是這此間接戰區內，共匪最害怕的敵人，反而不是外來的武力，而是內部的反動，這是內憂重於外患的突出點。因為在這一區域，外來的壓力，有時尚可以透過外交與政治手法，求得緩和，而內部的反抗不獨不可能逐步清除，反而相激相盪，聚少成衆，成為各處破壞的主力，現分別就突出地區分析如下：

首先應該提到新疆，因為新疆今天的情況，不獨在地形上成了黑毛鬪爭在行動上的焦點，另外由於新疆是共匪勞動改造與農墾部隊的基地，其中當地各族與共匪的矛盾加上流放到新疆的勞改羣衆，本來移民實邊，目的在解決新疆的混亂與隔閡，今天反而成為反共的主力，現舉近事之例如后。

在三十八年一度聲勢浩大的新疆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經過半年餘的戰鬪，主力受挫，主將賈尼木汗被俘就義，隨後在阿爾金山地區的吳彥傑，杜克勤部，亦均化整為零、進入游擊戰、至四十六年，此一民族軍又聚集有三萬餘人，四十七年並攻入和闐，破壞克拉克瑪依油田區，五十二年下半年，此一反共武力，竟能利用俄援力量，進擊塔城，提出驅逐毛匪，號召各族反抗匪偽政權的口號，這一支武裝力量，目前正出沒無常，成為在新疆匪軍的心腹大患。

另一起是新疆民衆的集體逃亡，據俄方消息，在北疆一帶，逃入俄境者達五萬餘人，但去年底美專欄作家福爾報導，逃俄民衆超過六萬二千人，另據印度聯合新聞社消息，在去年數月，有七萬回教徒進入俄境吉爾吉斯，雖然人數未能完全統計，但可確信不會少於十萬人，此種逃亡，已因匪軍武力鎮壓稍告減少，由此引起新疆內部的混亂不安，則一天嚴重一天。

此外新疆尚有一巨大火藥庫，即是各地的勞改營，今天共匪大規模的勞改

組織，在新疆計有和闐莎車，鎮西等十三處，這十三勢改營，兩年中，共發生大小反抗鬥爭多起，其中去年冬在吐魯蕃的事件，最為嚴重，此一反抗參加者有五千多人，當地邊疆同胞與各省民衆各半，其中被匪屠殺者達六百多人，這一類的勢改營，表面上有時安定可能一夕之間，就變成全面暴動的武力，這是共匪今天不敢疏忽的一個大問題。爲了解救這一危局，共匪在去年六月以後，強迫江蘇，安徽等省失業青年赴新疆建設邊區，又組織接遷支邊家屬工作團，將原生產建設兵團之眷屬，強迫遣往，先後達二十萬人，此一措施，只能增加新疆人心的動亂，等於又引入大批火種而已。

另一個不穩地區，即爲西藏，至今天止，共匪在西藏建立自治區的工作，無形中受到阻撓，不敢貿然施行，當前爲了消滅在西藏的宗教力量，制訂「寺廟民主管理章程」，以「反叛亂，反特權，反剝削」的三反運動，對寺廟實行民主管理，在全藏二千四百六十九座寺廟中，在十一萬僧尼中，用階級鬥爭行動來迫使喇嘛離開寺廟，另在十八萬七千多農戶中，組成「互助組」二萬五千多個，企圖將匪黨滲入農村這一措施，實際反而使藏胞更爲憤怒，如康巴族，最近即有一萬多名有訓練有武器之游擊隊，經常對匪發動攻擊。在西南除西藏外，雲南與青海，廣西三省，目前均成爲反抗暴政的據點。如雲南之瑞麗，車里等數族區，連續發生殺死匪幹燒搶倉庫的情形，廣西之南寧，青海之西寧均曾先後有大規模抗暴行動，在車里之廣西大學學生百餘人，被拘捕監禁，一度造成社會上的大混亂，這些鄰近西南邊境的省區，七年來，共匪透過所謂「少數民族」的控制方法，結果竟恰好相反，由於這些地區，在交通上，地勢上，佔有先天優勢，內部反共力量難以鎮壓，思想上更無法箝制，造成了共匪對西南邊境的進退兩難的局面。

三、賣國與「防邊」

今天共匪的邊防政策，是與賣國行爲相結合的，由於賣國才引致內亂，爲了內亂才加強防邊工作。以新疆爲例，今天俄共勢力伸入新疆，促成主使者即爲毛匪，當年媚俄賣國，唯恐不先，例如在毛匪倒向俄共時，一口氣承認俄共所迫訂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一八六四年西北界約，一八七一年的塔城界約，一八八一年的伊犁條約，公開出賣我東北與西北大片土地，喪失帕米爾高原與唐努烏梁海地區，在印藏邊境，爲了誘引印度，不惜默認印在邊界的權利，今天共匪與俄，印產生邊境糾紛，決非共匪任何對疆里的維護，主要的是俄共對毛的顛覆，和西藏人民反共抗暴所逼成。共匪何嘗不知，當年若不對印用兵，則西藏人民的抗暴活動，早已在西南打下堅固的基礎，事實上新疆

與西藏，已等於兩把利刀，插在共匪的腰脅要害，隨時可致致命，所以兩年來，共匪對陸地接壤國家，不得不同樣以出賣民族來維持安定，防免加深危機，試看其賣國行爲：

共匪一九六〇年，出賣疆土的匪緬條約，全文共十二條，除表面上將片馬，班洪三百四十二平方公里土地收回外，另外却廢止中段猛卯三角地的承租關係，放棄爐房礦產權放棄高黎貢山以西的江心波，野人山地區，喪失土地達五萬平方公里，外對緬政府提供三千萬英鎊的援助，等於割地賠款，不過名稱上稍加改變而已。

第二個出賣民族利益的爲共匪與尼泊爾所訂的邊界條約，全文十三條中，主要的是犧牲土地三百多平方英里，同意將額非爾士峯主權讓與尼國，另外給尼泊爾援助四千三百萬美元，共匪對尼泊爾的割地目的，完全爲了控制藏胞同尼民的來往交易，並換取修建由拉薩至加德滿都公路的同意權，解救在西南的封鎖孤立情勢。

另一在一九六三年共匪簽立的邊界協定爲匪與阿富汗之間的條約，阿富汗與我大陸接壤處，長僅一百餘公里，本無重大邊界問題發生，去年匪擴大傳宣所謂「中阿條約」，在五條約文中，並無多少待決問題，顯係小題大做，而此種小題大做完全是利用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來擴大對外影響，企圖使阿富汗與匪合作，造成對印度的政治壓力，同時對俄共在阿境內各種力量，能够加入爭取，以便利其對中東地區的滲透與宣傳。

除匪阿條約外，一九六三年所訂的匪與巴基斯坦邊界問題協定，此一協定與邊界條約不同，主要原因是就邊界，土地屬於克什米爾區，在印巴關係未商妥前，不簽立正式邊界條約，可見匪此一行動，完全是政治性的表現，它的企圖是作爲對外宣傳之資料，使世人誤認匪之西南邊界問題均告解決，作爲其對付印度談判的側證。

四、結 論

在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今天共匪的邊界危機是外患爲內患的延展，內部的反抗造成了外來的壓力，因此共匪的邊防謀略，除了沿海一帶處處在我國軍的威脅之下，不能不全力應付外，在西北西南地區，都是希望仰求外力來壓制內亂，所以近來連串出賣民族國家的土地權益，來遮斷邊區反抗的後援！至於所謂解決邊界糾紛完全是一片謊言而已。但是這一作法，至今並無實效，因爲兩把最鋒利的刀已深入腰脇，命在旦夕，這不是一紙空白條約所能挽救的，所以說共匪的邊患，與內部反抗已不可分，同時也不可救！

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

趙尺子

一、前言

史記、漢書、後漢書都有匈奴傳。傳中保存着若干漢字譯音的匈奴語。史、漢、晉書以次直到明史裡，也紀錄了不少羌、鮮卑、蠕蠕（柔然）、契丹、女真、蒙古語。清朝欽定的「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更把遼（契丹）、金（女真）、元（蒙古）三史中的譯音語，和滿語對照編成一書；（中央研究院有存本）；並論「清文鑑」六大套，將滿、蒙、回、藏文的原文，用漢字註明意義，用滿文譯出蒙、回、藏文的讀音（臺灣大學有存本）。另有「大唐西域記」，「西域方言志」等書。這些史、典裡所保存着的二千餘年以來的中國邊疆語文，都屬於西方學人所謂「阿爾泰語族」，用蒙文稱之為 *altan üge*，用漢文寫出來為「阿鏐邊語講」，扎奇斯欽教授稱之為「黃金語」。（*altan* 義為黃金，爾雅，說文早在先秦已造成「阿鏐邊」三字，*üge* 義為語言，造成「語講」二字）。藏語雖然被西方學人列入「漢藏語族」，據筆者研究，實在也屬於「阿爾泰語族」。

若將這種「阿爾泰語」歸併比較，求出其共同通用的語文，大約不會少於二萬個詞。其中蒙古語文最為完全，現存約一萬八千個詞（複音的字），也較為接近原始語言，滿、回（除去其中的阿拉伯語）語差不多都是蒙古語；藏語則約有百分之五十乃蒙古語的簡化；漢語則為蒙古語的全部簡化。例如 *altan* 便簡化為「阿」「鏐」「邊」，分開應用，意義都是黃金，*üge* 便簡化為「語」「講」，分開應用，意義都是語言。

本文先就史記匈奴傳中的匈奴語，依出現次序，作一次蒙、漢文對照的解析。漢書以次各史裡的邊疆語，請俟另文續寫。

據筆者所知，最早致力這樁工作的人為 Bergman 氏，他於十八世紀著書考定匈奴為西洋史上的 *humen*，謂為蒙古種人。Iokinitz, Bicurin, Neumann 諸氏贊同其說；最馳名的 *schmide* 氏，和蒙古史著者 Howorth 也傾向其說。*schmide* 氏並謂蒙古一詞的語源為 *mong*，乃勇猛之意。Schott 也說蒙古語的 *mong* 有勇悍兼蒙昧的意義。日本白鳥庫吉贊成 *Schmide* 的說法，謂與滿語的 *manga*、韓語的 *mai*，漢語的猛同其語源。

現據筆者研究：匈奴並非西洋史上的 *humen*。蓋匈奴乃 *sina*（山），造成漢字「山崖」二字，*sina irgen*（山崖上的人）的 *sina* 秦漢譯音。*sina irgen* 造成「山崖人」（凡，音良，說文「凡，古文奇字人也」），漢朝以前稱為「山戎」。*humen* 係英文，義為「人類」；蒙古文的正確寫法，則為

hūmin，義為「平民」，造成漢文「伏民」二字。英文的 *humen*（人類）出於蒙古文的 *hūmin*（伏民），似無問題；但這個字並非民族的名，也非匈奴的名。匈奴一部於漢朝西遷歐洲，可能自稱為「胡」，見漢書所載「胡，天之驕子也」知匈奴已自稱「胡」；但他們已不知春秋戰國鄭武公、趙武靈王何以呼匈奴為「胡」了。按：「胡」即「胡虜」（見漢書嚴安傳），乃蒙古文 *huigai*（土匪）的 *hula* 的譯音。*huigai* 早經造成「匪虜賊」三字；鄭、趙不知，又將 *huigai* 譯成「胡虜」，簡稱為「胡」。匈奴聽中原人呼自己為「胡」，久而久之亦自稱為「胡」，不無可能。

至於說蒙古一詞的語源為 *mong*，現知也不正確。蒙古一詞的讀音為 *monghul*，見蒙文元朝秘史；讀為 *monggol*，係回人、滿人的變音。*monghul*，在孔子時造成「貉」字，從豸，各聲而音漢，知造字時實音 *monghul*，說文所謂「北方貉種」應該就是 *monghul*。在說文中又造為「盜覆」（盜戶）二字，係北方掘穴而居的名（見「盜」字）在晉唐時，蒙古人向住地穴，今天東部鮮卑利亞的蒙古人仍住地穴。據此而知 *monghul* 乃穴居之義，與猛字無關。*monghul* 應即「盜覆」也即「貉」。筆者對於 Bergman *schmide* 兩氏之說雖不同意；但他們以西方學人而肯用心研究應該是中國學人所做的工作，實在應被中國人士所感謝。

現在我們保存着殷（甲骨）、周（鐘鼎）、秦漢（篆）文字，保存着二千餘年前的字典——爾雅，一千八百年的字典——說文，又保存着二千餘年來的邊疆語文：如果我們的學人能專心致力地作一番語文比較研究，其成果一定會較西方學人為優良為正確。筆者常說「滿、蒙、回、藏的語文，早在殷周時代便都造成漢字了——所有滿、蒙、回、藏的語文，都可以在康熙字典上查到」，這是三十年的經驗之談。可惜我們只知掛着「語言研究所」的金字招牌，却不見學人認真地工作。我們真該向 B、S 諸氏說聲慚愧了。

二、匈奴

史記有匈奴傳；漢書照抄史記匈奴傳，稍加補正，並續上司馬遷以後的匈奴史實；後漢書有南匈奴傳，為班固匈奴傳的續篇。傳名匈奴，王莽可以改為蒙奴，因知匈奴係一譯音的名詞。

匈奴既然是譯音的名詞，當然是由匈奴的語言所譯出的。它的本義是什麼？史記、漢書本身沒有說明，歷代註釋家也沒有解答。

但司馬遷在匈奴傳上却透露着說：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唐虞以上有山戎……」大約他知道匈奴就是唐虞時代的山戎（班固也同意此說），山戎爲唐虞時代的匈奴；匈奴就是漢朝的山戎。不然，不會寫在同一個傳上。

山戎，用蒙古語讀爲 *sina ingēn*。 *sina* 義爲山，*si*，殷文寫爲山（註一）*na*，周文寫爲崖。*sina* 寫爲山崖，二字轉注。*ir*，殷文寫爲人：*gēn*，古文（周文）奇字寫爲人（亮、羌之下半），音良；*ingēn* 寫爲人，二字轉注。據此而知 *sina ingēn* 就是山崖人，義爲住在山上的人，依殷文文法簡寫爲山人。

那麼何以唐虞不稱他們爲山人，却稱山戎？

戎，說文：「兵也，從戈，從甲（殷文十字）」。蒙古文刀（兵器）爲 *ir*，殷文寫爲戎字。 *ir* 和 *ingēn* 同聲母，故由 *ir* 所寫的戎，和由 *ingēn* 之 *ir* 所寫之人，古爲同音。同音假借，山人遂成爲山戎，意義亦由山上的人變爲山上的兵（刀）。此種人持兵（刀），出山搶掠，始如日據臺灣時之高山族，當亦爲由人變戎的原因。觀於春秋山戎擾衛，齊桓公北伐，直搗孤竹，及戰國稱匈奴爲胡（匪），可以推而知之。

總上論結：匈奴乃 *sina* 的譯音詞：*sina* 乃山崖二字的字源；唐虞稱 *sina ingēn* 即山人，後假借稱山戎，簡稱爲戎。秦朝又譯 *sina* 爲匈奴。匈奴的本義爲山崖。

註一：匈奴語即蒙古語，余名之爲夏殷語。此種語言造成殷文時，只有聲母，並無韻母，觀說文只云某聲，並無某音，可以確知。由聲母加韻母而成字音。係殷周時之事。例如 *sina* 造成山崖，山爲 *si* 聲，崖爲 *na* 聲，*teckri* 造成天（乾）一，天爲 *te* 聲，*iii* 爲 *k* 聲，一爲一聲。今存夏殷語一八〇〇餘詞，與漢文無一字不同聲（所謂「雙聲」），可爲確證。

三、夏后氏

匈奴傳：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司馬遷很肯定地紀錄着匈奴乃夏后氏的苗裔（班固以次歷史家都同意其說）。而史記杞世界：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

越世家：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文法均與匈奴傳相同，史實也均相同。杞爲夏禹之後，孔子曾予紀錄；越爲夏少康之庶子，由浙江發現夏瑣（現藏歷史博物館）可以證明。杞、越既爲夏后氏的苗裔，則用同一文法寫在同一史書上的匈奴之爲夏后氏的苗裔，應令我們

無可懷疑。現更經田野考古證明，長城以北地區發現的石器爲舊石器，中原發現的石器爲新石器，李濟博士據以作出「內外蒙古乃中華民族更老的老家的結論。夏后原住內外蒙一帶，使用舊石器；後「禹敷土土方」（商頌），進化的到新石器時代。

時代到了夏后氏的末代——桀，被商（殷）湯王所逐，先避鳴條，後移湖北，再轉山東而死。當時桀向南逃，其子則向北逃，司馬貞史記索隱：

「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

又引樂彥括地譜：

「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筆者按：鳴條當即山西的中條，蒙古文爲 *dundatu sina*，即中條山。中，古音動即 *du*，條，古音刁即 *da*，鳴條當即 *mad* 的譯音），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筆者按：*sina ingēn*）。」

張晏，司馬貞爲唐朝以前的人，所見古史較我們爲多，所說必有根據。

關於桀子淳維北逃，史記有證，那就是「陰山北假」四字。「北假」即北夏（*bau hyat*），所以別於桀之南夏（*emene hyat*）。現代田野考古也發現，鮮卑利亞羌奴新斯克出土的青銅器，較殷虛青銅器年齡爲大，文化類型則同，這當是淳維北時逃所携往者。

上面的史實足以證明匈奴就是北夏。

蒙文 *bau* (北) 的 *ba*，殷文寫爲北字：*hyat* (夏) 的 *hi*，殷文寫爲夏字，*ya* 寫爲雅字（大雅即大夏）。*bau hyat* (北夏) 經漢朝譯音爲「北假」，實爲匈奴王朝的真正名號。

現在要問夏后氏是什麼？

蒙文夏爲 *hyat*，殷文寫爲夏雅；后爲 *hagan*，殷文寫爲后君，二字轉注唐譯可汗，近代譯汗，氏爲 *ulus* (國)，殷文寫爲 *□* (U) 氏 (S)，周文寫爲域 (U) 氏 (S)；夏后氏三字寫成蒙文便是 *hyat hagan ulus* 即夏雅、后君、域氏，依殷周文法簡化爲夏后氏。

總上論結：夏后氏係禹王的國名；夏亡後，桀子北走仍稱北夏（北假）；中原人則稱之爲匈奴即山戎的山。

四、淳維

匈奴傳：

「匈奴，其先祖曰淳維。」

漢書淳維作濇維。淳，從水，享聲；濇，從水，言聲。言、享、孝爲古今字，源出於蒙古語 *tahil* (祭祀) 演化而成的 *tahindagu* (孝) 中的 *hi*，殷文作 *hi*，周文作 *hi*，秦漢文作 *hi*，隸作言、享，說文：「獻也」。祭於死祖曰言、

享，孝於生人曰孝，周作孝，秦漢作𡥉，隸作孝。tahil 寫為禘祀禮，中庸寫為達孝，司馬貞史記索隱「單于姓孽鞮氏」，此孽鞮仍是 tahil 的 tai 即孽鞮，但倒念為「孽鞮」（註二）。據此而知淳、淳、淳、祀、孝、孽鞮都是孝字。

維古音于即 i，淳維古音 hi。

維既音于(i)，可能就是 tekri (天，大一，單于，詳後「單于」條) 的 i，即大一的一，單于的于。

淳維若還原為蒙文，則寫為 tahil tekri，義為孝天，淳維乃 hi i 兩聲的音譯。王先謙漢書補注：齊召南曰：「案自雕陶莫阜以下，凡單于號俱冠以『若鞮』二字。匈奴謂孝為『若鞮』。」又周壽昌曰：「後書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若鞮仍是孽鞮（孽為 L 母，若為 r 母，漢文不分），也即 tai 鞮即 ta。

總上論結：淳維乃 tahil tekri 的 hi i 的譯音，義為孝一（註三）即孝天，也即孝單于（漢書之「若鞮單于」）；「匈奴單于姓孽鞮氏」云者，乃姓 tahil（禘祀禮之祀、淳、淳、孝）即姓孝(hi)。東漢人不通匈奴語，更絕對不知匈奴語和漢語的關係，只好譯音為孽鞮及鞮若而倒稱之。

註一：劉安淮南子齊俗訓云：「匈奴反言」，謂匈奴語言與漢朝語言音義相同，文法相反，即漢語為「正裝句」，匈奴語為「倒裝句」。孽鞮之變為孽鞮為一顯例。其「倒裝句」譯為「正裝句」，鞮字之變為孽鞮為一顯例。

註三：tekri (天) 寫為「天」(乾)「一」三個字，轉注：天，三(乾)也；三(乾)天也；三(乾)，一也，義均為天。

五、獯粥與獯狁

匈奴傳：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于。唐虞以上有山戎、獯粥、葷粥，居於北蠻。」

上引樂彥括地譜：

「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

中國邊政協會第三次座談會紀錄

時間：五十三年三月一日

地點：立法院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梁寒操 周昆田

芮逸夫

李永新

廣祿

高長柱

宋念慈

又史記索隱引應劭風俗通：

「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

又引晉灼云：

「堯時曰獯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

綜合漢唐以前學人所知：匈奴係秦漢時的譯音名詞，以前於唐虞時名為山戎、獯粥；殷時仍名獯粥；周時名曰獯狁。匈奴是山戎(sina irgen)的山(sina)的譯音，上面業已證明；然則獯粥和獯狁又係何義？

要解答這個問題，先須認識粥字。粥係鬻字的簡寫，秦漢作𩇛，語源出於蒙古文(夏殷語)之 egedeng (粥)，造為漢字粥鬻，蒙古人士以稱粥或牛乳上所結的浮膜及漿糊。粥，唐韻「之六切」即 ge 聲；但又音「余六切」即 é 聲；故可以念為粥(周)又可以念為粥(餌)。因此獯粥可念獯周，又可念獯餌即獯狁(由 é 音轉為 i)。

獯粥既可念為獯狁，則獯粥，獯狁為古今字，出於一源，兩種寫法。這也是說獯粥是獯狁，也是獯狁。

查獯狁之獯，說文：「長喙犬也，從犬，僉聲」；狁，說文未收，其字從犬，允聲即 i 聲。獯字源出於 shobsigur (長喙犬)的 sho，既寫為獯，重文為獯又為獯。

獯狁為犬，當然不是匈奴自起的名字；必為殷周人所加的惡名，如春秋戰國所稱的「胡」即「匪虜賊」然。

但獯狁(獯粥、獯狁)仍然必譯自匈奴語的某一詞。筆者以為當由山戎即 sina irgen 的 si, ir 兩聲譯為獯(由 sho 音轉為 si)狁(由 i 音轉為 ir)。這在殷周秦漢由夏殷語(蒙古語)造成方塊字時，其例不勝枚舉，如 sina 造成山崖，si 為山，但 si 在唐代便音轉為 shan 了，而其 si 聲仍保在仙(sina)子的聲母之中。

總上論結：獯狁乃山戎的音譯，山戎則為意譯；樂彥所云「其子意粥」之獯粥當與匈奴又名獯狁無關。(註四)(待續)。

註四：古人多以獸為名，盤古為斑斕狗，禹父為鯀。禹為獫狁，八百年來蒙古人士亦好以獫狁(狗)為名。若然桀之子以獯即獯(長喙犬)為名——亦不足奇。

徐伯達 于榮寰 李啓元 趙波

主席：周昆田

主席報告：今天是中國邊政協會第三次座談會，承蒙各位先生撥冗蒞臨，非常

感幸！

上一次座談會是以「共匪陳兵藏印邊境的作用及動向」為主題，這一次座談會，正逢匪俄在新疆邊境迭起糾紛，因以「匪俄衝突下的新疆」為座談主題。

溯自上月（五二）年八月起，匪俄在新疆的糾紛便隨着匪俄衝突的消息，不斷傳來，如：八月初，傳匪向新疆調增軍隊；九月初，共匪指責蘇俄於去年四五月間在伊犁地區進行大規模顛覆活動，引誘和脅迫幾萬人自新逃入蘇俄境內；九月二十一日蘇俄發表聲明，指責共匪犯邊，去年曾達五千次；同月底傳蘇自東德調動五師軍隊到匪俄邊境；十月初傳出匪軍八月間在新疆變的消息；本（五三）年一月初傳俄在阿拉木圖成立「新疆自治政府」；二月十四日傳匪在新作備戰措施，二十四日傳匪軍越境追截逃亡，曾發生局部性槍戰。這一連串的報導，都反映出現在匪俄衝突下的新疆情勢，是相當嚴重的。這一情勢的發生原因及其可能導致的結果與新疆各族同胞所將遭受的影響如何？都是我們生長邊疆及注意邊疆的人士所極關心的問題，現在即請各位先生發表高見。

今天座談的主題雖是「匪俄衝突下的新疆」，但各位先生如有不屬於本題的意見，亦十分歡迎，請儘量發表。

梁寒操先生：
承貴會邀我參加今天的座談會，覺得十分欣幸。

今天座談的題目是「匪俄衝突下的新疆」。我們先研究匪俄為什麼會衝突起來？我認為這是匪俄想法的衝突。蘇俄與共匪的思想、信仰原都是馬克思主義即「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種種的觀念。但為什麼他們兩個觀念共同、信仰共同還會有衝突呢？這便牽涉到西方人的想法與東方人的想法究有不同的地方。西方人的思想兩三百年來偏向於「唯物」，「唯力」。但人類決不是唯物的，人類是有思想自由與精神自由。而且思想在人類中乃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現在把人類最重要的輕視了，忽畧了，那當然是偏差的。

從「唯物，唯力」的思想看新疆，新疆確是重要的一塊地。因為新疆是亞洲的高峯，戰畧的要地，古代的人看新疆或者是沒有什麼大用。可是現代人已發現新疆的汽油蘊藏量非常豐富。而且煤、鐵、鈾也都不少。古代人誰曉得「鈾」有什麼用？可是現在「鈾」却是原子彈最重要的原料了。所以毛澤東和赫魯雪夫最主要的衝突還是經濟利害的衝突。

他們這個衝突有沒有解決的辦法？我看很困難。匪俄之間要想挽回共產黨的分裝，希望也是極有限的。

現毛澤東和赫魯雪夫已處處對抗，在領導共產黨運動中互相鬭爭。在古巴，在南斯拉夫，在非洲的競爭有的被蘇俄拿到，有的被共匪拿到。第三者要想斷絕匪俄衝突是無可能的。可是新疆的匪俄鬭爭也一時不會變成熱戰的。共產

黨鬭爭的方法很多，滲透，宣傳，收買，種種正是共產黨慣用的方法，何況新疆在今日總是中國的領土，近年中國共產黨從中原移民到新疆的已有幾百萬。新疆原來的民族已經很複雜了。無論那一民族都無法在新疆全體人民中受到一致的歡迎。因此匪俄衝突下的新疆，人民間只有日益增加不安，增加紛擾，是很難避免的。

我們再來談談新疆的將來。研究將來想治理新疆以那一種想法為對。在我看現在新疆的同胞如果想依靠中國共產黨，用毛澤東的方法來處理是不可能有好結果的。看新疆同胞十多年來不斷的逃亡省外就可以證明。其次拿新疆同胞到過蘇俄受過共產思想訓練的人來處理今日新疆問題，我看也是不行的。共產主義理論絕不能使新疆各民族通折服的。在大陸未淪陷前，新疆同胞原以維吾爾民族為主要維吾爾與土耳其民族很接近。由維吾爾人到土耳其去留學，語文問題很容易解決，等於是潮州人到臺灣來一樣可以證明。近年，新疆同胞逃到土耳其去的。不在少數。土耳其政府對於新疆難民帶進去若干數量的私貨並不收稅，乃為着使這些難民因此容易生活下去。現在伊敏艾沙等人即想拿土耳其背景，用大伊斯蘭主義來處理新疆問題，我看也是走不通。因為新疆不單是伊斯蘭教，也有漢族、蒙古族、也有滿洲族，想拿大伊斯蘭主義處理新疆問題，如何可能。

今天在座的各位可說都是主張拿三民主義的思想，拿中華民國作背景來處理新疆問題的。我們研究有那種辦法可以解決新疆各種民族問題？我的意見，用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者一貫的主義來處理新疆問題，實是再好沒有的了。三民主義的後面最重要的是平等自由與博愛，民族是佔有慾，民權是支配慾，民生是精神享受慾，把三種人類必然之慾，根據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來處理，就是三民主義的思想。這一思想不光是適於處理中國的問題，處理新疆的問題，就連蘇俄的問題，乃至世界的問題都是對的。試問人類思想，雖各差異，但誰不想自己的民族自由獨立？誰不想自己生命的安全保障，又誰不想得到物質享受的舒適。這是人類必然也當然的思想，所謂人心之所同然。所以三民主義這個思想可以解決任何地方人民的問題。

我們今日即應根據這一思想信仰來研究新疆人民間各種必然的問題，而尋出諸種合理的主張。尤其是民生問題必要利用科學的方法，利用近代世界經濟機構如國際開發銀行之類，開發新疆資源，把利益分給新疆人民。如果確立了新疆人民的民主政權和利用外國的資本機器技術來開發新疆的資源，將使內地各省人民沒有一個省份可比得上新疆同胞那樣幸福的。

李永新先生：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座談會，是討論「匪俄衝突下的新疆」，兄弟雖然沒有到過新疆，但因曾在中央主持邊疆黨務，執行中央邊疆政策已有二十多年，因而對於新疆的革命同志以及派往新疆的革命同志，多有深切關係。蘇俄與共匪雖均標榜扶持邊疆弱小，而其實際都是消滅邊疆弱小種族的，各位看於第二

次大戰前，蘇俄境內的蒙古卡爾穆克族三十萬人，被驅迫至西伯利亞集中營，幾年後歸來，祇剩下二十萬人，其他十萬，不是被餓死就是被凍死，各位看慘不慘，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軍隊攻至莫斯科時，蒙古卡爾穆克族不堪蘇俄壓迫蹂躪，毅然決然響應德軍，及至德軍敗北，蒙古卡爾穆克族二萬人，亦隨同德軍退下，現除犧牲者外，分駐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以及美國。共匪竄據新疆後，設立集體農場，集體牧場，人民終日勤勞不得一飽，衣不蔽體，於忍無可忍之下，集體逃至近東各國，甚至亦有集體逃至蘇俄境者，其悲慘情況，誠令人有目不忍見，有耳不忍聞者，設若與臺灣交通便利，想他們一定都來臺灣祖國懷抱了！在抗戰時期，由新疆逃至內地青年，均由中央依其志願程度，分送各級學校，於學成後，仍派回新疆服務。其至蘭州之難民，中央曾撥鉅款；成立阿爾泰商行，根本解決其生活問題。至於新疆革命領袖，中央曾為在重慶復興關建設房屋，優為招待，抗戰勝利後中央派其分負新疆黨政責任，斯為有目共觀之事實。

梁先生所講，我們今後收復新疆，建設新疆，一定要遵照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去做，兄弟認為極其正確，兄弟認為以下幾點，尤為邊疆同胞所極關切：

(一) 中央決定的兩項：

1 中央對於邊疆各民族一切設施，以儘先為當地土著人民謀利益為前提。

(中央五屆八中全會決定)

2 在國族團結國土完整之原則下，中央依邊疆之願望，建立適當之政治制度，扶助其發展。(中央八屆大會決定)

(二) 憲法上規定的兩項：

1 第五條 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2 第一百六十八條 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

能將以上確實實施，確可把握邊疆人心，建設邊疆心理長城。

廣祿先生：

今天這個題目梁先生講那麼好，在梁先生講過之後來講很難。我講的祇是在報章雜誌看到的組合起來稍微談一談。

新疆自從共匪佔領之後，它在形式上效法蘇聯，採取自治區的制度，但是，表面上雖是自治區，實際上對各民族之壓力，與蘇聯對亞細亞各民族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就是共匪施的壓力較之蘇聯還要大。因為蘇聯拉攏新疆各民族，共匪不放手，在這個中間共匪用最大的壓力，以使各民族不傾向蘇聯。談到此地可以追溯到從前俄國人接近新疆，是自十九世紀初期把西部中亞細亞佔領以後（原來這些地方都是我們的領土。）蘇聯最先在新疆設使館，頭一個領事會說：「西部中亞細亞最好的地方就是新疆，新疆是一塊寶地，恐怕中國人沒有力量開發。」聽起來是污辱我們中國太甚，實際上我們也沒有建設新疆，他說

這句話已經一百多年了，蘇聯一直在鏗而不捨的窺伺新疆。在這個時期內，中蘇一共訂了十五次不平等條約。一九一四年帝俄準備整個佔領新疆，把軍隊都派了，適巧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無力東顧，暫時把侵略的兇鋒撤回，到了史達林時代，盛世才一再要求加入共產黨，後來又變了，這一百多年來蘇聯一直沒有放棄侵略新疆，而一直沒有拿去，其中原因真是錯綜複雜。

國人對新疆的漠視，簡直是最大的恥辱，過去都忽略了，認為新疆是戈壁，是沙漠。梁先生說過新疆是最豐富的地方，從迪化到伊犁，有兩千多華里，是富庶之地，從來沒有鬧過饑饉，我六十五歲了，從不記得新疆鬧過饑荒，但是，現在新疆老百姓沒有飯吃了，因為共匪實行人民公社以後，這個糧票制度行的很悲慘，弄得新疆老百姓饑寒交迫。近兩年來匪俄衝突以後，伊犁、塔城等地的老百姓往蘇聯跑，蘇聯在鄰近新疆地方成立了新疆自治政府，並且設立農場收容新疆逃亡的難民，蘇聯沒有實行人民公社，而是集體農場制度，老百姓是那裏有飯吃到那裏去，所以蘇聯把伊犁、塔城等地的難民組織了一個政府對抗共匪。蘇聯對新疆是勢在必得。匪俄爭奪最利害的對象就是石油，另外還有鉍礦。

第二是戰畧的關係，蘇聯控制新疆，對於西藏蒙古的控制就有把握，並且，還可以由新疆出印度洋控制印度。現在，匪俄互相爭共產黨領導權，毛澤東不但是東南亞爭，而且跑到非洲去爭，這個爭最重要的就是物資，這個衝突相當厲害，原來新疆有四百五十萬人，實際上約有三百五十萬人，其中維吾爾人有二百九十萬，據說現在遷移到新疆的有幾百萬人，最少也有一二百萬人。今天談這個題目，我只能把大畧的情形向各位報告，我想共匪不至於放棄新疆，蘇聯要想把新疆整個拿去也是不可能的。新疆很奇怪，從漢朝起常是有個時期丟了，不久，又轉危為安，新疆雖然是孤懸塞外，在國家來說，是絕對要保持的，萬不能任人宰割。

高長柱先生：

一、新疆現況之簡介

(一) 政治自然環境

1 面積 一六四萬方公里

2 人口 六百七十餘萬人

3 氣候 沙漠草原

(二) 行政區劃

轄七專區，五自治州，三自治區轄市，一自治州轄市七十二縣六自治縣。

全區有僑人民公社四五一一個。

二、共匪與俄帝在新疆衝突的原因

(一) 在戰略上言

史太林曾言：西伯利亞如無外蒙屏障，則西伯利亞不能固守，蘇俄必須保有

外蒙爲緩衝地帶，由此看來，俄帝欲保衛中亞細亞四個盟國：(一)哈薩克(二)吉爾吉斯(三)土爾克曼(四)烏茲別克，必須保有新疆爲緩衝地帶。

(二)在民族上言

新疆爲吾國民族最多之區，其中民族與中亞細亞各族關係，甚有淵源，俄帝爲實現其「民族自決」爲名，消滅各族爲目的計，必須在新造成許多僞自治區牽制共匪，造成許多反匪游擊隊，以備必要時驅逐共匪力量退出新疆，使新疆同胞繼爲西伯利亞中亞細亞亡種亡族之悲境。

(三)在經濟資源上

新疆石油、煤、金等蘊藏最富，石油一項即達一億六千萬噸，爲我國百分之五，俄帝久已垂涎，勢必吞併新疆，以遂其赤化世界之迷夢。

三、我們應如何收復新疆建設新疆

(一)必須正名，新疆二字含有帝國主義之意，在今日民主潮流期中，實不適用，擬改名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或改爲西防省。

(二)昭示我國邊疆政策民族政策。

(三)依據國民黨政綱(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二十八條：尊重邊疆各民族之宗教信仰語言文字與風俗習慣，並依其願望製定適當之政治制度，扶助其發展。

(四)憲法第一百六十八條：國家對於邊疆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並於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

(五)憲法第一百六十九條：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及其他經濟社會事業應予積極辦理，並扶助其發展，對於土地使用，應依其氣候土壤性質及人民生活習慣之所宜予以保障及發展。

四、建設新疆基本方針

(一)團結各族建設新疆爲國防之堡壘。

(二)開發資源，發展經濟，將新疆儲藏豐富經濟資源，早日開發爲建國建省之需。

(三)發展交通，使新疆爲控制亞洲防務中心，西防要塞之長城。

(四)推廣文教，使各族一方面接受中華民族整個優良文化，另方面發揮各族固有文化，達成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之目的。

現之新疆爲新疆各族之新疆，亦爲中國之新疆，吾人應對歷史負責，積極努力肩負收復新疆建設新疆之重責，過去之欺騙消極……等之誤國殃民之思想行爲，中央應嚴厲禁止，庶人心重歸，方可達成消滅俄匪在新疆之目的也。

徐伯達先生：

兄弟本來孤陋寡聞，沒有資格在各位方家面前說話。今天聽到各位的高見非常欽佩，使很多不能解決的問題也得到解答，兄弟也就過去在新疆的經驗，提出個人的看法。

第一，要解釋匪俄的衝突，必先要瞭解蘇俄和共匪的性質，俄國這個國家，幾十年來它是披了共產主義欺騙人的外衣，本身確是個貪得無厭的侵略者，它們消滅民族，殺人不見血，不祇對外侵略，對內也是一樣，對自己共產黨也是殘忍的殺戮。

對中國的侵略從史大林到赫魯雪夫是不變的，共匪很瞭解它們的策畧，所以到了一個階段，毛澤東爲了他的生存來起而反抗，毛澤東與赫魯雪夫對抗，絕不是爲了什麼國家民族。

反過來我們看看共匪，自毛澤東以下不能說沒有標榜，可是他們的標榜不過是騙人的幌子。我們再看毛澤東他自比秦皇漢武的歪詩，也可以證明他是個侵略者。最初共匪是一面倒，俄國一步步控制，最後國際派與毛澤東派衝突，可能，要取而代之，要把毛澤東殺掉了，他爲了自己的生存，由淺而深，一天天地衝突，最後衝突表面化，俄國要完全控制他，他要反對，就不得不找出理論上的根據。實際上說他們的衝突是利害衝突，是生存的鬭爭。高先生所說軍事上的利害，俄國想要吞併中國，赤化世界，無論在策畧上，或是地理上的關係，它都有許多方便。新疆是亞洲的中心地帶，在物產方面，石油、鈾、煤、鐵礦產非常豐富，在物資缺乏的蘇聯是非常的需要新疆。盛世才會經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史大林告訴毛澤東說「盛世才不必入中國共產黨，可以直接入國際共產黨」。由此可以看出在他們眼光中，新疆已經不是中國的了。

從中國地理上和歷史上看新疆，每逢西北發生變故，內地各省一定隨着震動，所以新疆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爲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起而向俄國反抗，我們很淺顯的看到，他爲了生死鬭爭才與俄國反抗，現在具體的事實，業經擺在眼前，匪俄的衝突愈趨劇烈是勢所必然的。這是我們的看法。

新疆過去的時期一直都是保持自足的生活。在盛世才時期修言建設，可是建設未成却因此引進了共產黨，哈薩克民族受過屠殺，反對也很厲害，結果被屠殺了八萬多人，後來中央收復這一名存實亡的國土，因此這塊土地才沒有落入俄帝手中去。

現在新疆跑了許多人，都是爲了吃飯，而蘇俄吸收這些人作爲將來的侵略資本。新疆同胞在匪俄兩面夾攻之下，可以說是沒有活的機會了，這期間新疆同胞太痛苦了，尤其是到過新疆的與新疆同胞有真摯的感情，我們能坐視不救麼？我們怎麼解救他們？我們個人的力量很少，沒有辦法做到，我們要利用邊政協會的力量來呼籲。來請求政府拯救新疆同胞的痛苦。兄弟的意見很淺顯，謹就教於各位。

主席結語：

今天蒙梁先生、廣先生、高先生、李先生、徐先生等發表高見，或就理論上分析，或就事實上立論，或窮究其原因，或推測其結果，或指出其與世界局勢發展的關聯性，或指出新疆同胞所將遭受更爲痛苦的厄運，對於大陸光復後

應如何重建新疆，亦有詳細而具體的啓示，真可謂面面俱到，今天本會的收穫，誠十分豐富。惟限於時間，在座的其他各位先生一定還有許多寶貴的意見未及發表，如蒙再以書面見賜，俾在季刊上刊出，尤所感荷！

剛纔已經說過，今天各位先生所發表的高見，誠屬面面俱到，若歸納言之，即：共匪蘇俄雖同以信仰馬列主義為標榜，披着同樣的外衣，但其哲學基礎是唯物論的，作風是欺騙的，本質是侵略的，極權的，在此互爭世界共產集團領導權的場合下，便必然的發生衝突。所以匪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新疆問題只是匪俄衝突的結果，而不是衝突的原因。如就全世界現在發展的情形看來，匪

蒙古歷史文學簡介

張紫桐

蒙古的文字創造，據說是起源於十二世紀初葉，成吉思汗出征乃蠻部，方採用了畏吾兒的文字和文化。在短短的蒙古文化發達史上，却也發現許多的天才文學家，並產生許多不朽的名著，可資嗟嘆。不過在只重武功輕視文化的蒙古當時情形來看，對於文學名著並沒作有系統的搜集和保存；只是藉自然發展和口傳留下一些零金碎玉。

現在參酌勞菲（B. Laufer）教授所著「蒙古文獻概要」（Skizz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 Budapest 1907）和該書凱撒邱基氏的俄譯增補本，以及日本石濱氏的「蒙古文藝雜錄」（載於東亞研究）稿等，來把蒙古歷史文學作一個介紹是不够的，但願能拋磚引玉，就此引起國內外對蒙古文學有興趣的學者諸君，相互印證，藉以對蒙古更加認識，以備將來反攻大陸，光復我完整河山的參證罷了。

一、「蒙古秘史」（Mongol-un ninea tobean）

本書據說是在漠北宮廷做官的畏吾兒文臣，以其母國的文字，而用蒙古語音記述的著作。據其卷語載：可知本書為太宗十二年庚子（公元一二四〇年）完成。正集十卷，由太祖成吉思汗的遠祖說起，以迄於即位後伐金以前，續集兩卷（即第十一、第十二兩卷）敘述自太祖伐金始，以迄於平金後，太宗以勅語敘述自己四功四過作結。文章古樸勁拔，且使用頭韻。

本書名稱，據清丁謙氏說，張穆以前謂「元秘史」無朝字，至張氏連筠篲叢書本，始稱「元朝秘史」，以後方成通名。本書不僅是歷史文學，並可稱為全蒙古文學的大宗，而為史學上，古代蒙古語學上的一大寶庫，至於本書的由來，出版，和註釋的詳細考證，則將讓諸陳彬龢選註的「元朝秘史」新序，和日本那珂博士譯註的「成吉思汗實錄」了。

俄這種衝突只有日形嚴重，不致緩和或停止的。但如就匪俄的作風看來，這種衝突似亦不致形成破裂而走入戰爭。不過，在這匪俄兩方的內外夾迫之下，新疆各族同胞的痛苦將與日俱增，其抗暴革命的情緒當亦與日俱長。至於將來光復大陸以後，只有遵照 國父遺教、中央政策及中華民國憲法，來重建新疆，使基於三民主義，成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新新疆，然後各族同胞纔能共享自由平等及和平康樂的幸福。這不僅是新疆要如此，整個邊疆亦必須如此。本會職司研究邊政問題，當遵循各位指示，向此一方繼續努力。

最後，謹代表中國邊政協會，向與會各位先生致謝！

本書畏吾兒字的原本早已喪失，至明洪武初年，翰林傳講火原潔，編修馬

懿亦黑等，奉勅將附漢字音譯，俗語傍譯和總譯本，收於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此外稱為元舊鈔本，或十二卷本，似仍流布民間，至於本書漢譯本的年代，元代說和明代說並行，後經王國維先生的考證，方斷這為洪武初年。

錢大昕先生將本書目永樂大典（十五卷本）抄出，較全於後十二卷本的舊本。顧廣圻由張祥雲的影元舊鈔本勘校，張穆僅將總譯由大典中抄出，由仁和韓氏借來影鈔原本校合後，方將原著之蒙古遊牧記和長春真人的西遊記，合為連筠篲書本出版（光緒二十年）。

光緒二十一年文廷式借歸盛昱氏所藏之顧氏校勘本，和李文田共同抄寫。李文田以張穆本為底本，又參考張敦仁本，於是乃著成有名之秘史註十五卷。日人那珂譯註的「成吉思汗實錄」即參考該書而成。

俄羅斯僧正巴底烏斯（Palladius）將連筠篲叢書譯為俄文，並附序論，註釋和成吉思汗家譜，題為「成吉思汗舊蒙古神史」，該譯稿曾連載於「北京俄羅斯傳道團報告」（一六六六年）後，該僧正於公元一八七二年獲十五卷的明槧本，歸藏培帖爾布爾格大學圖書館，公元一九三三年春，培留博士將該抄本的影印本六冊，寄贈北平圖書館。

清朝學者曾專心研究及考證本書，惟以未能十分通解蒙文和外國史，例如卷首的標題，或書為「忙豁命紐察」——意為蒙古秘——，或書為「脫察安」——意為史——，至李文田雖將「忙豁命」正解為「蒙古的」，其餘之「紐察脫察安」則未解釋，即此可見一斑。

以藏於波斯蒙古朝廷秘庫，拉西德丁的（或譯為刺失德丁或拉施特）集史底本所作的「金冊」（Altan depter），即為修正秘史。書的號稱為「阿爾

坦德布特爾」，實名則為「紐察脫察安」「聖武開天記」和「聖武親征錄」，皆係同本署名之書，然王國維先生則以親征錄非開天記，斷為世祖所編。（見王國維校註親征錄序）日人石濱氏之論定則謂：

①今本元朝秘史的正集，元稱成吉思汗源流，後加續集，至元修史時，方題為「蒙古秘史」。

②聖武親征錄出自實錄稿本。

③「阿爾坦德布特爾」（金冊）為翻譯實錄之一部。

④實錄即修正秘史，「阿爾坦德布特爾」和「脫察安」皆為實錄之一部（以上見龍谷史壇第十五號）。

本書的蒙字還元工作，二三外國學者曾經試作，培留博士據說已工作甚久，德國黑尼修氏以「元朝秘史」的研究為題，於公元一九三一年部分的將本文綴為羅馬字，附翻譯及註釋公刊，然無新的研究，且含誤謬亦不少。日本白鳥博士亦曾努力於本書的羅馬字化，惟是否完成或已出版，却尚未得到消息。

二、蒙古源流

本書第一卷和第二卷敘述印度、西藏的佛教史大要，第三卷自蒙古的遠祖說起，以公元一六六二年一貫蒙古諸王歷史的佛教思想，敘述元明中間的事蹟，堪稱為貴重的史料，著者薩囊徹辰（Sanang Secan）於公元一六〇四年生於鄂爾羅斯王家，為右翼庫爾克台吉徹辰洪台吉的曾孫，原名為薩囊台吉，十一歲襲祖父稱號，始稱為薩囊徹辰洪台吉。五十九歲時，由於多數學者的要望，乃以（1）汗等源流，（2）約略敘述，（3）殊異奇絕之卷，（4）講解精妙意旨紅冊，（5）沙爾巴胡圖克編纂發明賢哲心意之蓮花漢史，（6）難鳴幹爾第汗所編經卷源流，（7）昔汗等源流黃冊等七種資料，著作本書，漢譯本於乾隆四十二年出版（公元一七七七年）。

修米特氏題為「東蒙古與其王家之歷史」（Schmidt. J.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ses），在公元一八二九年，於培切爾布爾姑，以蒙德文對照出版。抗戰時，北平文獻閣曾出版廉價的覆刻本。漢譯本尚有沈曾植箋證，張爾田校補的「蒙古源流箋證」二冊和汪容昌的譯註本一冊。此外尚有德黑尼修氏的滿文羅馬字本。

三、「黃金史」（Altan tobci）

這本書為興味深厚，富於古代神話學價值的年代錄。勞非教授等均認為是一六〇四年的著作（明萬曆三十二年），日人小林氏則謂不特魯利開齊博士的考證，斷為更後於公元一六二七年。

俄羅斯北京傳道團，獲得兩部寫本，凱薩大學教授，喇嘛嘎爾生高姆包耶夫（Galsan Gomboev）譯為俄文，和原文一同掲載於公元一八五八年刊行的王室考古學會東洋學部報第六冊，布雷特修內達氏評論本書為迄十六世紀蒙古史杜撰之紀錄，理解之則甚難。書中多數之人名，場所和事蹟等均敘述矛盾，

因之本書具有如何目的，究係產生任何時代，則無法決定。然「阿爾坦圖布齊」可看作比較有力且為典據的核心，與蒙古關係的中國史料。（E. Bretschneider Medial-Asian Researches Vol. II. p. 159）本書的文體比「源流」難解，然簡潔可喜，意味深長，語風多表現古體。

四、「金冊」（Altan depter）

本書雖已不流傳，然為波斯伊兒汗國合贊汗宮廷秘庫中所存的蒙古史料，並為「集史」的主要資料。

五、「寶之珠數」（Erdem-yin erike）

本書為迄於公元一八四九年蒙古民族普通史以外，自公元一六三六年到公元一七三六年互百年間喀爾喀的史料，皆包含在內。作者噶爾丹台吉為土謝圖部達賴土謝圖族的協理。書中引用「蒙古源流」和「蒙古王公傳」等。初稿脫於庫倫，後增補正於科布多。包滋德耶夫教授譯為俄文，題為「蒙古年代記」出版。商務印書館刊陳鐵止室筆譯黃成堉奇峰口述的「蒙古逸史」稱為由「保權」的蒙古史書翻譯而來，恐怕就是本書。

六、「水晶之鏡」（Bolor-toli）

本書經大家的推定，為一八二〇年後的著述。魯道捏夫氏於公元一九〇四年的簡單分析，以第一卷係敘述佛教的宇宙論和印度佛教的概要，第二卷中國及中國之西藏（含喇嘛之傳說等），第三卷為蒙古的歷史，勞非氏由於形式的判斷，推定本書為以某著名西藏史書為藍本而成。

七、四奧萊特族征服記（Dorben Orad Monggoli daruqsan tuzi）

本書是卡爾馬庫四種族：準噶爾，土爾扈特，和碩特，土爾包特等被蒙古人征服的歷史。藏於德雷斯頓王室圖書館。

八、「心之飾」（Jürükhon-ü-jolta）

據傳現代蒙古字母之創始者，為十四世紀初葉西藏僧朝格奧賊爾氏所作。本書敘述蒙古文字的由來，以及蒙古佛教之輸入和弘布。包滋德捏夫教授，收之於「選集」，評為最良之蒙古古典之一，書中並論及關於綴字法和發音的規則。

九、「蒙古佛教史」

一八一八年基克梅姆卡（Jigs-med Naur-nkia）根據「蒙古源流」和其他蒙文史料，以藏語著作本書，德經大喇嘛札姆查（Zam-tsa）譯為蒙語。福特氏（G. Huth）譯為德文（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der Mongolei Strassburg. 1896）

十、「成吉思汗談話錄」（Cinggis bogda-yiu duras xalun teguburi）

有公元一九二四年庫倫蒙古學術委員會出版本和北平蒙文書社刊本。全編以韻文為主，記太祖之言行。

十一、「青冊」（Hühe depter）

爲蒙古古代記，似曾刊行於公元一九二二年，抄本藏於錫林部勒盟西烏珠穆沁王府。

十二、「大元勃興青史」

本書會由北平蒙文書社刊行，僅爲四冊，完本爲三十冊，據說爲山西五台山章嘉活佛所有。爲敘述太祖以來迄清代之蒙古史，筆法多演義風。

十三、「成吉思汗金言錄」(Sutu bogda Cinggis-Hagannu-altan)

邊疆時事述評

如同國際間動亂的局勢一樣，中國大陸西北邊疆地區民衆對共匪暴力統治的反抗情形，也愈來愈加嚴重，現在簡直已經勢同水火，演變至不能並存的程度，其所以有今天的情況，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共匪的「政策」不足以治理邊疆，一方面也是由於挨上了俄帝這一壞鄰居，而且是受其影響長大的，自討苦吃，自食惡果，與人無尤。但問題真正的關鍵，還是在於「共產主義」這種思想和方法原是一個根本謬誤和騙人的東西。誰信了它，誰就上當，誰容受了它，誰就遭殃，近代歷史的事蹟，斑斑可考，這不獨不幸的邊疆同胞爲然，即整個毛匪組織也莫不皆然，馴致在蘇俄統治下的國土和人民，尤其是。

當朱毛匪幫曲意奉承俄帝的時候，他們把俄帝諛爲天神，比自己的老祖宗還要高明萬倍，他們坦承這份賊贓的「天下」之獲得，是得力於俄帝幫忙之所賜，毛匪澤東於三十八年七月裏曾表示說：「假使沒有蘇聯的存在，我們能够勝利麼？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又說：「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聯共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聯共學習。」佔有了邊疆的共匪，不僅在口頭上竭盡恭維俄帝的能事，還在行動上事事效法俄帝，擅把邊疆各省區統制改制，這一舉措從表面上看，似乎有意給各所謂「少數民族」以「獨立」和「自治」，但事實上，實在是意在便於加強控制，便於無形的分化。從前蘇俄在憲法中曾強調各共和國對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是自由聯合盟，和自由退盟，但是，事實上凡是加入者，沒有不是被征服的，一旦加入聯邦之後，假如那一自治共和國發覺上當，企圖脫退或減少少數民族的領袖在意識上稍表不滿，或呈現了些微民族主義傾向，馬上便必遭清算整肅，整個民族也許被移走，或許被消滅，遭遇到種族滅絕的悲運，毫無猶豫餘地。朱毛匪幫做俄帝對少數民族的故智，他們不知道他們業已墜入俄帝彀中，一切事都是俯仰由人，到了進退失據的程度，說老實話，俄帝生怕我國邊疆民族不發生所謂「自治」和「獨立」問題，有了這類問題，它才好下手，混水摸魚，外蒙已在俄帝誘惑下，表面上獲致「獨立」的

公元一九一五年加姆拉奧比，於庫倫刊行。

蒙古人歷史的偉大，是世人所公認，其堪作爲歷史文學的代表作，實在是寥若晨星。以上所介紹的，只是略見一斑而已。自外蒙獨立，作爲俄帝附庸以後，恐怕其傳統的民族文學作品，已被俄帝滅跡而代以俄帝的歷史文學了。

虛名，我們可暫置不論外，在新疆省因「自治」問題而發生的危機，實爲共匪在「政策」上失敗的典型例證，亦爲共匪假藉俄帝勢力竊據政權後，首先藉以揭開俄帝「支援」朱毛假面目的鐵的事實。

自民國三十二、三三年以迄民國三十八年之間，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等地區，曾發生了無數次的暴動事件，就中伊犁區的叛逆公然在蘇俄軍隊支持下，陸空聯合向我守軍攻擊，並以爲「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名義爲號召，企圖在伊犁製造一個在俄帝羽翼下的傀儡組織，民國三十六年，他們居然實現了夢想，在蘇俄侵略中國和共匪破壞政府統治的情形下，他們兩方是同心協力的。及至政府撤退大陸，俄帝便會企圖阻止匪軍進駐新疆，若不是共匪甘心把新疆的民航、石油和鉅餉等貴重金屬開採權拱手奉獻俄帝，並在政治上實行重大讓步，俄帝絕不准共匪揮足於其禁燭之中，俄帝既在共匪偽政權剛一建立之初，即用條約和威勢加以束縛，爲了鞏固它的支配起見，對待共匪仍然是依樣畫葫蘆，照舊採取對待中華民國政府的手段：要求成立偽「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或「維吾爾斯坦共和國」，以便名實都從中國的版圖脫離；反對匪軍和「生產建設兵團」，要求成立「民族軍」；反對漢族，採取孤立封鎖與不合作運動；反對「同化政策」和「鎮反政策」；並從而實施支援暴動政策。在這種情形下，俄匪的關係乃不得不轉趨惡化，跟隨俄帝的專家撤退之後，又實施了對新疆的經濟封鎖。

俄帝在表面上雖然撤退，但實際上乃是以退爲進，它除了堅決運用經濟武器，對各民族的好奸細，反加策動進行滲透顛覆活動，並以阿拉木圖爲基地，對新疆製造兵變和鼓動人民集體逃亡。另一方面，共匪因喪權辱國而換得了在新疆的立足，因受俄帝的威脅而日趨危殆，故迫不得已乃繼續不斷地對各地方反匪離心份子實行逮捕整肅，俄帝也勾結了所謂「民族主義」份子，和不堪共匪饑饉虐待而逃亡的人民，編組了所謂「東土耳其斯坦政府軍」的兩個軍，向塔城一帶實行游擊戰，最近俄帝調集重兵駐屯新疆沿邊，共匪也自西藏青海等地抽調大批隊伍駐紮新疆沿邊，以示對抗防範，近復大肆擴充通訊設備，增加野戰醫務設施。看情勢雙方劍拔弩張

，好像都擺出一觸即發的姿態。

數百年來俄帝一直在蓄意侵佔新疆，乃是千萬萬確的事實，但共匪與俄帝的衝突，却不能說完全由於新疆問題而起，新疆問題祇能算匪俄若干問題中的一環，在戰略價值上，雙方都要控制新疆，在原子或太空時代的工業建設方面，新疆尤是必爭之地，所謂民族「自治」運動，祇不過是俄帝用以牽掣共匪的手段，不惟俄帝無心使維吾爾和哈薩克真正能成一個成色十足的「僑俄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即共匪也決無意實行真正的「民族自決」，其主旨乃在於實行以民族為形式，而以社會主義為內容的統一民族政策，其終極目的也就在於防止民族分離運動。目前匪俄的衝突，中心問題在於共產陣營領導權之爭奪，在於擴大侵略方式、手段之不同，並非主義本身之差異。毛匪口口聲聲指責黑魔為投降主義，意在責備他未能和他齊一步驟，一旦黑魔同意了毛匪的意見，或黑魔擊敗了毛匪，則共產主義陣營即刻要合而為一，仍是要合力對付自由世界的。因此，目前黑毛意見上的相左，祇不過是共產主義在赤化世界過程中的一件意氣之爭，兩方的基本思想，仍是侵略的馬列主義，而且雙方均以正統自居毫無折扣，爭領導權的結果，或將發生劇烈衝突，可是共匪的敗亡，並不意味着任一陣營的潰滅，而祇是領導者的易手而已。

共匪深感棘手的西藏局勢，最近因康巴族游擊隊的活躍而更趨緊張。自從前年冬季共匪因假藉麥克馬洪線問題挑起戰爭以來，終以國際局勢於己不利，且戰線過長，故不得不自動悄然停火，共匪在此一戰役中，打破了印度殖民的迷夢，也阻過了印度覬覦西藏的進路，在這一點上雙方是互有得失，而在共匪方面，除了徹底打擊了印度和尼赫魯的威望以外，它還得以躍馬於不丹，錫金和尼泊爾的邊境，對希馬拉雅山麓具有戰略價值的三個小國炫耀武力，使這三個小國震攝於其軍威之下，最近共匪復根據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五日，匪尼在平所簽訂之修建公路協定，從事於建造深入尼國首都加德滿都的公路，以開闢西藏

與鄰邦間第二條戰略公路而打破希馬拉雅山脉的天險。已往印度早視尼泊爾為囊中物，自經共匪用經濟收買和武力威脅之後，尼泊爾在藏勢力已全被清除，而該國反成為共匪侵印的根據地。

反觀西藏方面，人民因不堪共匪壓迫和種族滅絕的危險，而不得不繼續反抗和越界逃亡。共匪已利用統治西藏的數年時間，訓練了一萬餘名的匪黨幹部，在這些匪幹的控制之下，無論軍隊和農村，都再無自由之可言。一向託庇於印度的達賴喇嘛，竟異想天開，企圖將西藏問題提出聯合國大會，以尋求支持。達賴更於三個月前派往紐約代表一名，該代表劉施據傳且已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附近成立了「西藏辦事處」，我們對達賴喇嘛為推翻統治西藏的共匪所作之努力，表示同情。不過我們也要正告達賴和有關係的國際人士，西藏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其歷輩達賴之繼承均必基於中國政府的正式命令，因此中國政府對這一地區的任何方面都有權發言。我們的總統曾於民國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鄭重聲明過：「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西藏人民的願望。」我們不能允許這一國家內政問題提付聯合國去討論，西藏問題的解決，唯應在全中國問題解決之後，亦就是共匪偽政權被徹底推翻以後，方能獲致真正解決，因為到那時我們的政府一定會忠實履行總統之諾言，而毫不猶疑地使西藏人民達成其願望。

中國之大患在俄羅斯，也在從俄羅斯所傳播來的共產思想，更在於和俄羅斯勾結的朱毛匪幫，現在俄匪步驟發生歧異其所謂爭論的問題不僅在思想路線，也在內容複雜的邊疆問題上，這是一個民族問題、史地問題，也是一個嚴重的思想考驗，我們中華民族應該挺起胸膛，面對現實，負起解決問題的責任，決不容我邊疆同胞任人宰割和顛連無告的情形，繼續下去。擁護國策，一致奮起反共，應該是我們當前所當負起的第一個歷史任務。（寸草）

阿年可夫古城受懲創

鄭壽彭

· 邊疆俄患之一 ·

古城位於迪化東北，大路四出，北通科布多，東達哈密，西接新疆省會，西北至承化，塔城，商賈輻輳人煙，稠密。民國九年春，帝俄政府軍隊，被共黨擊敗，分竄於新疆之伊犁、塔城。塔城方面：為巴奇赤的一股，計敗兵一萬一千餘人，難民五千餘人。伊犁方面：則為俄西伯利亞總司令阿年可夫所部的一股，亦數萬人，敗降共黨者甚衆，其被阿年可夫帶領；由伊犁之博羅塔竄入者四千餘人，當時新疆省長楊增新，即派伊犁鎮守使楊飛霞，將其解除武裝，並將其所部華籍士兵（鬍匪），編為國軍，僅剩俄軍四百餘人，士兵二百餘人

。惟以阿年可夫為人，野心勃勃，而所屬軍官，大都在歐戰期內，久歷戎行，若安置伊犁，難免日久生變，破壞地方，因令進省，以分其勢。阿年可夫到省後，即開赴古城，並要求由科布多回國。按：自古城起程，祇有四站至元湖，即可入科布多，可免新疆地方負擔一切供應，然阿年可夫本有盤踞科城之陰謀，縱使不能實現，亦將直投庫倫，則無異為外蒙添數百個敢死之軍官，於我國防深有助。故楊氏不准所請，並建議政府，改由我國內地回俄，由新疆派兵，按梯次護送進關，先行安置於甘肅之西寧及寧夏兩處，西寧原擬安置於番地，寧夏則安置於蒙境，尤以阿拉善蒙部為相宜，俟庫倫軍事平息，再行續進，庶為萬全。嗣因民國十年一月六日，阿年可夫在古城武裝暴動，楊氏又建議政

府以甘肅之敦煌爲上策，取道陝甘以達津滬爲中策，若內地各省無安置之所，亦無回俄之路，祇得准其由外蒙回國爲下策。實考以敦煌爲上策的原因：蓋以敦煌四面沙漠，東至酒泉，西至哈密，南至羅布淖爾，均隔沙漠數千里，該俄軍到敦煌後，嚴行監視，無所施其技倆，則容易就範。

上項建議在未奉批准前，楊增新氏爲防該敗軍突衝阿爾泰出境起見，特電騎兵納營長，將蒙古騎兵調駐布爾根河附近各要隘，加以阻止，並准將從前所發之槍枝，轉發與蒙人，以幫同防禦。一面並令康康、宇遠軍政機關，嚴密防範。繼因冬防來臨，俄軍尚未起程，乃令參將張鴻鵬，派隊開赴七道灣卡駐紮，凡赴古城之俄人，一律禁止，不准前進，並增派何耀武的部隊，駐紮七道灣，以固要塞，其防範不可謂不周矣。

阿年可夫到古城後，我國雖以客禮相待，食糧草料，供應無缺，無如俄人狡黠成性，以怨報德，百般要挾，初以該軍在塔城領事館所存大量餉款一筆，爲巴奇亦所佔用，要求我代爲追還，後又要求假道喀什赴英，均爲於法不合的無理取鬧。尤可痛者，竟於民國十年一月六日下午一東，突以機關槍兩架，直對東門，不准開鎖，同時有計劃地，以沙包疊牆，高丈餘，攔阻東門出城大道，並於屋內鑿牆通道，以爲槍眼，又在距城內許沙磧上，安砲一尊，屋頂放機關槍一架，另有俄兵持槍於古城之東、南、北三門，向我守軍射擊，當晚二更時分，俄兵在城外先行開槍，我軍不得已已在城內予以還擊，死我國人二名，俄兵一名，同日我即以書面向阿年可夫提出交涉，質問開槍攻擊我軍的理由，並請嚴行約束士兵，安靜駐紮，以顧雙方交誼，而免人民驚恐。阿年可夫始終無正當理由答覆，只稱要我釋放祁海山回營。

原來阿年可夫到新之初，即欲暴動，因我加意防範，未能得逞。嗣據駐古城軍官報告，阿年可夫與在庫倫之謝米諾夫，勾結謀爲響應，同時據塔城道尹呈報，在塔擊獲有俄謀一名，訊明係阿年可夫派赴塔城（按即巴奇亦露營處）組織血手團，聯絡於耶誕起事。正在嚴密防範之際，在古城又擊獲與阿年可夫勾通之鬍匪祁海山一名，據供：阿年可夫將以取道外蒙爲名，俟入蒙境，即向蒙民收取武器，如蒙民不肯，將與蒙古開仗。至其武裝，原已被我依照公法予以解除，此次暴動之武器，計有機關槍二十五架，山砲一尊，快槍三百數十桿，炸彈千數百枚，各項武器彈藥裝備俱全，另有矛桿三百餘枝，據報乃阿年可夫從前埋藏中俄邊界地內，後由深山小路，晝夜夜行，偷運而來。因此我即按照公法向其交涉謂：古城係中國領土，不能由俄人在此私運軍火，令將秘密運到軍械，一律繳出。

阿年可夫在古城武裝暴動，既已序幕，除逕向其交涉外，在軍事上不得不作進一步的佈置，俾資防衛，並定於佈置完成，即以強硬手段對待，非達到解卸該俄營全部武裝不止。這次應變工作，做得非常周密，所以阿年可夫允交其軍權於參謀長迭尼索夫，武器分批收斂，部隊安全入關，最終能將阿年可夫扣

留，地方免於糜爛，茲述其軍事佈置如次，以爲研究邊政之參考：

- (1) 電庫倫鎮守使，密飭蒙古各王公一律防範，如俄兵攜帶武器逃入蒙境者，從古城到科布多，是「一條條大路通羅馬」，應即勒令解除，俾免恃其武器，向蒙人肆意誅求，如蒙人內有少數武器者，須令團結一處，免致俄兵將武器勒逼收去。並分電各路嚴防分竄，如有竄擾，即行截擊。
- (2) 令新疆省軍事廳，將各城門一律關閉。取守勢不取攻勢，並防俄兵搬運沙包，堆積登城，俟省城援軍到古，再行設法襲擊，或勒令解除武裝。
- (3) 電鎮西楊應森副將，就鎮西各營中，挑選精壯士兵五百名，配足槍彈，每兵帶蒸饌五十斤，備一個月之食，並帶行軍作戰應用物品，每兵各乘駝駱一雙，並發皮衣褲一套，開往木壘河駐紮，聽候蔣松林旅長節制調遣。
- (4) 由省城派赴古城前敵之趙廷楨、潘海龍、馬萬順、馬得昌之砲，步營連，及哈密調來之張治賢副將，馬俗之騎兵隊及由鎮西調來楊應森副將之步兵，均歸蔣旅長節制。
- (5) 令新疆省軍事廳，在濟木薩設後路糧臺，及軍械局，以利補給，並在濟木薩及阜康各設電臺一座，以便通訊。
- (6) 以軍事廳廳長兼古城城防司令官，率領鎮邊步兵一營（約三百人），護衛隊騎兵約一百二十人，馬致和、馬全青之騎兵約八十人，張鈞營長所部之步兵約二百人，前往執行城防任務。
- (7) 令哈密密速派文瑞明白者二人，通曉纏文之毛拉二人，凡由哈密郵局發往古城之信件，須嚴密檢查扣留，以免外僑通報軍情。
- (8) 令鄯善縣，轉行七角井縣佐及哨官，在戒嚴期間，將由七角井赴古城之人，不論車馬及行人，一律阻止，改由吐魯番行走，但郵差得不受此項限制，惟應派人檢查信件，並於封口上粘貼「某某處驗訖」圖章。如有洩漏軍情之信件，應即扣留。
- (9) 電伊犁副將杜發榮，迅將該營開拔來省，以便馳赴孚遠（離古城七十里），策應後路。

(10) 因大砲射程太遠，除趙廷楨砲隊之兩尊，及蔣旅長之鋼砲一尊；可透古城前敵外，其餘趙營及蔣旅長之大砲，均留孚遠，以利發射。

(11) 電蔣旅長、張兼司令官，速開軍事秘密會議，修正原有「襲擊計劃」，應將如何作戰，如何誘敵出營，如何用大砲射擊其營盤，使敵不能堅守之種種計劃，預行籌備協調，使聯成一氣，同心努力，以利戎機。

綜觀上述的軍事佈置，可知從哈密調來的騎兵三營，約有三百餘人，鎮西調來之步兵一營，約三百人，進駐木壘河，以爲東路之兵。以蔣旅長的砲隊及趙廷楨的砲兵，各一百餘人，連同鎮邊步兵一營，約三百人，省警備隊步兵一連，約八十人，巡按使公署馬隊二百人，計有砲、步、騎兵七百餘人，爲西路三兵。以馬紹星所帶騎兵及砲隊，進紮濟木薩，爲後路之兵，並將後勤供應機

構，設立於此，是對待阿年可夫的武裝暴動，已經完成了大鉗形攻勢的佈署了。軍事佈置既然完成，次一步便勒令阿年可夫解卸武裝。民國十年一月十三日，楊增新氏以新疆督軍名義，向阿營全體軍人提出最後忠告，應遵照公法解除武裝，其文如次：

「爲此次俄軍暴動事，謹以誠摯之友誼，忠告現駐古城之俄國軍官軍士周知：新疆係中國領土，不論何國軍隊，因戰敗進入中國領土內者，均須遵守公法，受中國監視，不能私運武裝，自由行動。貴軍自由俄境戰敗，隨同軍統阿年可夫逃入新疆以來，新疆官民，備極優待，供給一切，所費甚多，並致送駱駝馬匹，對於貴軍全體，可謂情至義盡，無可復加。乃貴軍屢有違背公法行爲，將中國新疆官民好意，付之不問，是否出於一二人之私意，不得而知。查貴軍統阿年可夫，前在省時來函，內有俄軍希圖暴動，對古城東門射擊，不准關閉城門，似此以怨報德，不知是何居心！惟貴軍全體，既有暴動事件發生，新疆自不能不加以相當之防禦，按照公法防禦之程度，亦祇辦到解卸武裝爲止。今與貴軍官軍士約：如能依法自行解卸武裝，交由中國官吏收存，則貴軍全體之生命財產，決不加以損害，並按照公法極力保護。如貴軍情願回國，自當妥爲護送出境，如暫時不能回國，仍照舊優加待遇，萬不食言，因本督軍夙愛和平故也。如果不聽此次之忠告，本督軍爲尊重中國國權，履行公法起見，自有相當之對待，非達到解除貴軍武裝之目的不止。茲爲保全誠懇之友誼，盡此最後之忠告，祈貴軍官軍士信納此忠告爲盼！」

在這樣義正詞嚴的文告，和調集的軍隊四面環紮下，阿年可夫雖然野心勃勃，至是已知計無可逞，不得不於一月二十九日，首次認繳快槍四十桿，機關槍三架，手鎗十枝，子彈數千發。當時楊氏認爲：「對待壞人，須用權術」，只要阿營交出快槍一彈，即減少一槍一彈之力，所交之數可從權照收，不必勒令一次繳清，不過非將其全數解卸，不能准其回國，爲一定不移的原則。設使俄軍有一槍一彈帶到甘肅，即新疆官吏的失職。其澈底認真態度可知！然而在阿年可夫以爲：有此少數武器交出，即可敷衍了事，竟然明目張膽，每日攜帶武器，自由操練演習，其藐視我國，侵害主權，無以復加！不意楊氏毫不放鬆，一再向其交涉，阿年可夫在無可如何之下，第二次又認繳一大批輕重武器彈藥等等，並承認由我國檢查其武裝，以示已無餘存，惟要求保留其俄皇所賜之腰刀二把，及前在博羅塔拉時所允保留各人自衛之私人槍枝。新疆當局認爲前者可以批准，後者因阿年可夫既已失信，應撤銷承認，爲示優待起見，姑准由我方收購，每槍給價四十兩。檢查工作，派鄂英參謀爲檢查長，所有檢查人員，由負責前路之蔣旅長指定。檢查期間共爲三天，第一天請其送出二百五十人，交中國檢查之後，暫送老奇臺（離古城八十里）安置，第二天爲二百五十

人，受檢後送往古城附近安置，第三天檢查所贖之二百餘人，除酌留守外，其餘均應送請檢查，在指定地點露營暫紮，然後再繼續檢查留營看守俄兵。安置各處之俄兵，仍受中國派兵監視，供給糧料柴草。檢查地點，須離我營地不甚相遠，並派得力隊伍在該處預防。所以然者，乃恐將武器埋藏營內，故須令其離營，以便在營地內詳細檢查，並恐其送來檢查之兵，暗藏武器發生危險，故有此種種計劃也。

此次檢查結果，並未直接發現武器，惟前後兩次認繳之快槍僅一百餘枝，大約尚埋存二百餘枝，乃採取懸賞告密辦法，一面並宣佈准俄軍由東路回國消息，以安其心。果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首先由我張鈞營長，在俄舊營內挖出機關槍彈盤十二個，炸彈四枚，步槍子彈二千六百多顆，戰刀八把，退子鈞三十個。俄參謀長迭尼可夫亦指出老奇臺西三十里墩，埋有美式機關槍二架，步槍十四枝，子彈一萬七千發。以迭尼索夫尚明大義，特賞羊四十隻。另有俄軍官二人告發，舊營內尚埋有快槍二百桿，軍刀八十餘把，機關槍五架，子彈二萬餘顆，惟地點非有阿年可夫命令，不敢言明，經多方勸誘，始允繪圖，但不指實，當將該軍官二人，押赴古城。此批埋存軍火，嗣於阿年可夫扣留後，親筆命令俄軍開掘。在俄軍第一、二兩梯次開拔中，復據俄兵課子羅夫告密，俄軍官金銀箱內，皆藏有拆卸刀槍，經派員搜查，箱底確係兩層，惟無所獲，反於第一梯次俄兵內，檢出武器一批，故將第二梯次，先行起程。前後在古城四郊，挖出私埋武器十次，均有輕重武器子彈軍刀等件，其中由練民王福財報告，距老奇臺二十里之水磨溝埋藏之武器一案，楊氏即追究：前由哈密鎮西調來之軍隊，即駐老奇臺，何以俄人在該處埋藏軍火，我守軍竟同木偶如爲土藥，必爲中國人所偷賣，應即肅奸，足證當時辦事之認真。

解卸阿營武裝任務，既告一段落，此時取道甘肅候機回俄，亦奉核准，正擬遣令東下進關之際，忽於三月二十九日，接甘肅督軍電謂：俄兵取道甘肅問題，甘民反對甚烈，學校罷課，商人罷市，並欲停辦選舉，除切實開導外，請暫緩兩個月起程，俟開導就緒再議。甘肅各界所以極端反對的原因，無非爲供不應求，此外亦因阿年可夫聲名惡劣，不論行抵何省，均是不受歡迎人物，進關之後，難免不發生波折。楊增新氏以阿年可夫在古城之時，違背公法，屢圖暴動，以及事變後，所派張特派員，劉廳長兩次赴阿營，阿年可夫均避不接見，其橫蠻態度，令人憤怒，故早有扣留阿年可夫之意，至是益以甘肅的反對，乃促其扣留之決心，同時此點已得外交部電指示仿照黑龍江成案辦理，因此乃下令新省軍事廳長兼古城城防司令官張鳴遠，將阿年可夫扣留解省，所有俄營官兵財物，責由參謀長迭尼可夫主持，並聲明與俄營全體無關，不必疑慮，如不聽開導者，將爲首及附和滋事之人拘留。

扣留阿年可夫的原則既已決定，在技術上如何執行？以阿年可夫的兇暴，

這不是一件輕鬆的任務，執行時稍有偏差，勢必引起嚴重後果。原來俄軍進關，係採梯次前進，第一梯次與第二梯次起程，應隔兩站，不會見面，即第一、二梯次由哈密進關後，再將木壘河之俄兵，開赴哈密，俟第三梯次進關，再將古城之兵，作第四梯次開赴古城。每一梯次起程，均應檢查，並於起程時，將俄兵馬匹予以解除，我押送隊伍仍可坐騎。張廳長奉令後，即與蔣旅長洽商，於檢查第二梯次時，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將萬惡的阿年可夫扣留起來，即時解省禁閉，阿年可夫解省後，即置於嚴密的空屋內，房內祇它放一牀一桌一几，不置板凳，以防擊人，繩索腰帶，悉被開除，以防自殺，每日兩餐，仍供麵

元代藁城董氏評述

袁國藩

元初漢軍，永清史氏，東平嚴氏，濟南張氏，保定鄭氏，平遙梁氏，定興張氏，歷城劉氏，並稱于世。後史氏以功入相，張氏贈王，聲位之隆，當以二氏為最。唯德澤流長，後世一門通顯者，又推董氏為翹首。元文敏明善嘗於「藁城董氏家傳」中，譽之謂：

國家龍興幕北，走金河南，中州豪傑，起應以兵，而金滅矣！若真定史氏，東平嚴氏，滿城濟南二張氏是也。後史太尉有勳王室，為諸氏冠，藁城董氏，能與之班，而又以孝義稱，今遂大顯。」

揭文安侯斯、黃文獻潛，更推崇信至。認為董氏一門，功不絕于信史，名不染于罪籍，求之近世，未見其比。

揭撰守中碑：「自太祖皇帝應天啓運，其將相大臣；父子孫曾傳百數十年，稱名巨者數十人，或擁旌杖節，出謀發慮，佐定海宇。或安危靖亂，行政施化，藩屏國家於外；或獻可替否，拾遺補過，匡政理於內，功不絕于信史，名不染于罪籍，天下庸人婦女，皆能稱說者，唯董氏而已。」

黃撰守簡碑：「若稽古昔帝王之興，必有豪傑起而應之，率資其力，以成大業。至於第功行賞，剖符受封，傳子及孫，重侯累將，未為乏人。若夫異材間出，繼世象賢，秉忠懷誠，以承休德，書于史冊，號曰名臣，求之近世，如董氏一門者，未見其此也！」

至虞文靖集，尤揚譽之。以為史張二氏之功，實出董氏。

虞撰「講畢奏特加藁城董氏封贈表」：「真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之殺天倪而奪其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師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其功庸誠為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包肉類，餐具如刀叉之類，用畢即取去，備鐵水缸一口，作為便溺之用，自衛手槍及俄皇賜刀二把，當然也在我方保管之列。嗣於民國十一年，雖據迭尼索夫及軍官威勒根等卑詞呈請釋放，經答其俟俄國統一政府成立，再准回國。入關之俄軍，都已安居敦煌千佛窟（繼於是（十）年八月間，俄共黨擊敗庫倫帝俄殘餘，請我國政府派員接收庫倫後，由津滬回國。）而阿年可夫仍在賞其看管生活，破壞公法，失信於我國人，咎由自取，夫復何尤！至是古城俄患，始告平息。不意另一俄患——巴奇赤譁變——踵起於塔城，紛擾全疆，其禍十倍於阿年可夫，當再另文述之。

有關董氏資料，堪稱豐富。僅就所及之元人著作中，即有墓誌、碑銘、祭文、家傳、諡制等廿四篇。計見于：

一、元朝名臣事略：

1 蘇天爵撰：「左丞董忠獻公」

2 蘇天爵撰：「內翰董忠穆公」

3 蘇天爵撰：「樞密董正獻公」

二、元文類：

4 元明善撰：「藁城令董府君神道碑」（下稱元撰文直碑）

5 元明善撰：「藁城董氏家傳」（下稱元撰家傳）

6 姚燧撰：「金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下稱姚撰文忠碑）

7 虞集撰：「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下稱虞撰行狀）

8 元明善撰：「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

9 李燾撰：「左丞董文炳贈諡制」

三、柳制集：

10 柳貫撰：「董士選贈忠宣制」

四、秋澗集：

11 王惲撰：「左丞董公祭文」

12 王惲撰：「故武節將軍侍衛親軍千戶董侯夫人碑銘」（下稱王撰士元夫人碑）。

五、道園學古錄：

13 虞集撰：「藁城董氏世譜序」

14 虞集撰：「講畢奏稱加藁城董氏封贈表」

六、揭文安集：

15 揭傒斯撰：「大元敕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

（下稱揭傒斯守中碑）

七、黃文獻集

16 黃潛撰：「資政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董公神道碑」（下稱黃撰士恭碑）

17 黃潛撰：「御史中丞贈推忠佐治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諡忠肅董公神道碑」（下稱黃撰守簡碑）

八、清容居士集：

18 袁桷撰：「平章政事董某封贈三代九道」

九、畿輔通志：

19 李治撰：「元龍虎上將董公神道碑」（下稱李撰董俊碑）

20 王磐撰：「元趙國公諡忠獻董公神道碑」（下稱王撰文柄碑）

21 閻復撰：「元趙國公諡忠穆董公神道碑」（下稱閻撰文用碑）

22 歐陽元撰：「元趙國公諡清穆董公神道碑」（下稱歐陽撰士珍碑）

十、吳文正公集：

23 吳澄撰：「元平章政事諡忠宣董公神道碑」（下稱吳撰士選碑）

24 吳澄撰：「元趙國公諡忠穆董公神道碑」（下稱吳撰文用碑）

此外，畿輔通志金石志中，尚有僅見碑名，未睹全文者八篇：

1 閻復撰：「中書左丞護軍董公士元神道碑」

2 「荆湖北道宣撫史董公文毅墓碑」

3 「內供奉董公鉞墓碑」

4 「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董公守憲墓碑」

5 「晉寧路吉州知州董公守禮墓碑」

6 「贈前衛親軍都指揮使董公守義墓碑」

7 揭傒斯撰：「贈後衛親軍都指揮使董公士表神道碑」（文集不載）

8 虞集撰：「元參政諡肅誠董公守仁神道碑」（文集不載）

至入明以後，官私所修元史，如元史、新元史、元史新編、蒙兀兒史記等，並有董氏父子之傳。唯此文以元人著述為主，故僅作參考，引用較少。

一、與元廷之關係

憲宗以堯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故文用、文忠兄弟，首以家臣地位，入侍世祖於潛邸。自茲以降，董氏一門，非入備宿衛，即給事官廷，故特被親信，終致通顯。元文敏明善嘗於「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中，評之謂：

「子能擇主，孫亦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

黃文獻潛更於所撰守簡碑中，讚之謂：

「際時承平，忠穆晚以耆德元老，總台綱，掌帝制。正獻復以上所親信，入尚符寶，由郎而卿，逾二十年，子孫世嗣其職。而公在典瑞，歷兩朝不遷他官。御史中丞，位望尤為尊重，自忠穆公，父子兄弟居是官者六人，可不謂昭代衣冠盛事乎！」

（一）親若家人：董氏子弟，以幼備宿衛，給事官廷，故元代諸帝，輒視若家人子弟，至為親禮。世祖嘗以文忠行八，每以八哥，董八呼之而不名。

姚樸文忠碑：「文忠……次居八，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邸……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後官奉訓大夫，居以近密，……唯弟呼董八。」

裕宗在潛邸，亦以士珍行八（按：士珍乃文忠長子，於叔伯兄弟中行八），特以小八呼之，用別其父。

歐陽撰士珍碑：「士珍字周卿，正獻公之子也，正獻公行八，世祖視猶家人，常以其行呼之。清獻公亦第八，世祖命侍裕宗東宮，裕宗知之，亦呼以行而不名，特加以小八，以別其父焉。」

迨士恭八仕，成宗又以察罕八哥，呼之而不名。

黃撰士恭碑：「忠烈公九子，正獻次居八，世祖恒呼之八哥而不名，正獻五子，公最幼，成宗見公，如見正獻，因以察罕八哥呼之，其見親禮如此。」

關係之親密，殊與世祖稱張宏範為拔都，呼高智耀為秀才，寓有激賞其勇，禮過其才，有親疏之不同。

（二）寄以心腹：數年入侍，知之既深，遂任之亦專，故董氏子弟，中年以後，輒為諸帝寄以心腹，使之決大政，典禁軍。中統二年，初建侍衛親軍之始，文柄即首膺其選，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元撰家傳：「二年……會立侍衛親軍，上曰：親軍非文柄難任，即追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中堂記事：「八月……十五日乙巳董文柄授親衛軍都指揮使，其詞曰，某官性秉忠貞，才堪任使，積年事上，不違咫尺之天，今日定封，當處爪牙之地，特降虎符授親衛軍都指揮使，同僉武衛軍事。」

至元十四年，北國有警，上將北狩，詔文柄曰：山南國根本，悉以託卿，中書省樞密院事，事無大小，咨卿而行。

元撰家傳：「十四年，北國有警，上將北狩，亟詔公……上曰……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事無大小，咨卿而行。」

且告誡其蒙古首長曰：董某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

元撰家傳：「朕心柄知之，文柄心，朕所知，故譏問不行而功立……」

蓋上嘗誡長官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

文炳既卒，至元十八年，詔文忠車駕行幸，留守大都，凡內府各司，城門，禁軍等，併付典守，以安根本。

姚撰文忠碑：「十八年……受資德大夫，僉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禦、城門、直舍、徽道、環衛、屯營、禁軍、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隸中書，併付公忬。」

及卒，猶遣中使，持藥投抹，救勿速斂。

姚撰文忠碑：「將入朝，忽踏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抹，不及遂絕，傷但不已，猶覲其息，救勿速斂。」

至於文用，初侍潛邸，即受許重。

虞撰行狀：「世祖皇帝在潛邸，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

迨桑哥用事，以文用輒挫之，屢潛之於帝，請痛懲其罪。然世祖曰：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當善視之。

虞撰行狀：「桑葛日誣潛公于上……，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

至元二十四年，世祖北征，時蒙人懷貳，軍中夜驚，及以士選領漢軍宿衛，喜曰：朕可安枕矣！

吳撰士選碑：「二十四年征乃顏……，公聞有詔，命先期率數騎詣軍，世祖大喜謂公曰：使汝父在，朕可不自至此。軍中多夜驚，丞相伯顏奏用士選宿衛。公領漢軍夜置，軍令肅然。世祖曰：朕得安寢矣！」

成宗即位，士珍方任典膳官。雖喜愠不時，然見士珍捧膳以進，輒為改容。

歐陽撰士珍碑：「職典膳官，以公捧之，帝雖喜愠不時，見公至，必為之改容。」

大德六年，省臣嘗議出士珍，太后聞之，亟遣中使止之。

歐陽撰士珍碑：「大德六年，省臣議其公僉河南江北行省事，未奏，太后有聞，亟遣中使傳旨中書曰：董士珍青宮舊臣，屢聞裕宗稱其忠厚，其人宜實近輔，何為補外，因留拜吏部尚書。」

後漢人執法闕員，仁宗謂：方今無踰董士珍者，乃除御史中丞。

歐陽撰士珍碑：「皇慶二年，漢人中執法員闕，仁宗與台臣謀其人，既而曰：才今無以踰董士珍者，驛詔公還。」

逮俊之曾孫守簡入仕，時英初嗣，禁衛森嚴，獨守簡出入無間。

黃撰守簡碑：「英宗皇帝嗣位，禁衛周密，非元勳貴戚，不得入見，獨公出入無間。」

(三)尊崇倍至：入仕既久，聲位日隆，故元代諸帝，每以累世勳舊，歷朝重

臣，眷遇之隆，漢人幾無出其右者。至元十五年，文柄除僉樞密院事，會天壽節賜宴羣臣，世祖命文柄坐左右丞及諸侍衛將軍之上。

王撰文柄碑：「至元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天壽節賜宴，有司奏稟羣臣坐次，上命公坐於總帥汪良臣，右丞呂文煥，左丞夏貴暨諸侍衛將軍之上，寵異之。」

文用晚年，嘗授皇孫經，世祖曰：老人畏寒，時至帳中，敕近侍親為具膳。或有賜飲，輒命無庸跪拜。

閻撰文用碑，世祖命公授諸皇孫經，曰：老人畏寒，須溫和。時至帳中，敕命近侍，親為具膳。每預宴，與蒙古鉅族序齒，或賜飲御榻前，特命無拜。其眷遇之隆，漢人無出其右者。」

逮至正六年，守簡扈從上京，帝解御衣以賜之，禮遇至隆。

黃撰守簡碑：「至正六年夏四月，大駕時巡上京，公扈從至輦殿，上解御衣以賜，命居大都留台。」

(四)董氏無禁：李壇之變，漢軍將領，並解兵柄。以史氏助業之隆，一日解絛而去者十七人，獨董氏不許，且兄弟並典軍旅。

揭撰守中碑：「天下初定，諸將並解兵柄，唯董氏不許，以僉樞密公寄天子心腹，居中者四十年。」元名臣事略「丞相史忠武王」：「三齊平，公首委民兵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解絛而退。」

虞撰行狀：「元帥阿朮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文柄）以經略使，總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

中晚以降，漢人有挾兵之禁，唯董氏一族，悉弛其禁。

黃撰士恭碑：「公年甫十三，從長兄清獻公士珍至上前。命往返行於庭中，見氣宇凝……大奇之，自是出入禁闥無間。問曾學射否？對曰：陛下統一四海，功成治定，無事於武，況漢人挾兵有禁……，未學也。上顧左右曰：其父祖於國家有大勳勞……，乃命董氏之族，悉弛其禁。」

二、風範

董氏一門通顯，四世五公，其所以如此者，幼年給事宮廷，故為肇基之因，然尤要者，厥為忠勇垂訓，廉正自勵，與考友傳家所致。

(一)忠勇垂訓：世祖入漢，文柄率私士冒死追進，及抵行在，世祖大為激賞。

元撰家傳：「癸丑秋，奉憲宗命往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後世祖軍，人馬道死亡，比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翼公徒行……，既至

世祖壯其忠，憫其勞……，由是日親貴用事。」

淮東之役，長子士元，身被十七創而卒，文柄聞之，一慟而止曰：「真吾子也！」

王撰文柄碑：「淮東之役，士元陣兵楊子，夜出擣營，身受十七創而卒。公聞，一慟而止曰：真吾子也！」

至元十五年，西方未定，雖積勞成疾，猶請西行。

王撰文柄碑：「以累歲南征驅馳，積勞成疾……戊寅歲夏，稍緩赴上都，以西方未定，懇請西行，上慰之曰：漢人中如卿忠孝者，不多見矣！卿且安居善調攝，八月授僉樞密院事。」

迨病且革，顧謂文忠曰：子弟但能上馬，當以死報國。

王撰文柄碑：「語其弟文忠曰：主上恩隆厚我，恨不效死邊陲，圖報萬一……，子弟輩，但能上馬者當以死報國。」

文柄十六歲，主家政，課子弟，諸弟事之若父。

虞撰行狀：「公性孝友，四時祭祖，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

故世祖駕崩，文用嘗望宮牆哀慟，竟幾致墜馬。

虞撰行狀：「世祖皇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

「後世子媳，亦能勸勇勵忠，垂訓子孫。」

王撰士元夫人碑：「至元三年，夫人竟以勤劬疾，既革，子守仁越千里來省，正容而謂曰：宿衛事重，何以我爲……，比屬續，立諸子戒之：董氏一門，世篤忠貞，汝輩當效死報國，勿貽爾祖稱羞，能然，吾目瞑無憾矣！」

(二)廉正自勵：忠烈董俊，起自田伍，自奉儉樸，嘗誡其諸子曰：廉慎不欺。貪墨壞官者，非吾子。

黃撰守簡碑：「忠烈家庭之訓曰：汝等當思廉慎不欺，以報國家，或以貪墨敗官，則非吾子孫，死亦不得從葬先兆，宜慎識之。」

李撰董俊碑：「軍中金帛，愼委未嘗妄取一髮，屢誡諸子曰：吾本農家，因時變相立門戶，汝等當勤苦自食其力，毋貪非分以咎也。」

故文柄卒時，廩無粟，庫無財，吳文正澄許爲真古之大丈夫也。

吳撰士選碑：「比其（按：文柄）終，廩無粟，庫無餘財，嗚呼！真古所謂大丈夫也！」

文忠卒時，除圖書外，別無積蓄。

姚撰文忠碑：「知公圖書外，無他積蓄，賻錢千萬。」

文用退休南返，亦貧賣居室，以償所貸。

吳撰文用碑：「時台臣有選公出境者，比還，同僚迓其來之遲，則具言公居廉，貧賣居室，以償其稱貸而去。」

逮士珍卒時，竟貧不能葬，賴賻鈔賜驛，方得首邱故里。

歐陽撰士珍碑：「延祐元年……薨……，家貧不能葬，上聞而悼之，賜

鈔二萬五千緡，給驛馬送其樞南還。」

餘若士選、守簡等，無不以清廉正直著稱于世。

吳撰士選碑：「會御史中丞不忽木卒，朝議難其繼，時相有所舉用，成宗曰：廉公正，誰能出董士選之右，惟此人特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

虞撰「講畢奏特加葉城董氏封贈表」：「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編歷台省，號稱正人。」

黃撰守簡碑：「居官以清白著聞，家無餘貲，僅蓄書數萬卷。」

語云：廉者剛正，故董氏累世，向稱敢言。至元元年，文用除西夏中興行省郎中，以只必鐵木兒縱屬侵暴，省僚束手，獨文用輒坐幕痛折其屬。

虞撰行狀：「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潛公，貴人怒……，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即公謝之。」

「孫都思氏世勳之碑」：「太宗皇帝時，命太子濶端鎮河西……，太子生子曰只必怡木兒王。」

及盧世榮、桑哥用事，羣臣箝口，亦唯文用，面折廷爭不少挫。

虞撰行狀：「世榮……當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

吳撰文用碑：「桑哥擅威權聚斂，雖台臣莫敢誰何？公爲中丞……與廷辯不少挫。」

故虞文靖集嘗於所撰文用行狀中，譽之謂：

「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依壁飲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計，朝廷賴之。」

逮士珍任御史中丞，嘗與仁宗論事件旨，慨然進言曰：生死至微，獨不願君有過舉，國有闕政，直言無諱之膽識，即仁宗亦大爲動容。

歐陽撰士珍碑：「仁宗輒歡曰：董中丞直人也。嘗一日論榻前，不合旨意，進曰：臣等死生至微，國家政事得失至重，若顧其至微，使君有過舉，國有闕政，生何面目立于朝乎？」

後士恭平章陝西，行省丞相阿剌罕，辱漫同僚，亦嘗叱左右去其肩輿，斥爲不敬殊甚！

黃撰士恭碑：「太師阿斯罕，以丞相行省陝西，嘗有旨命之迎接，便服不拜。俄一日詔下，肩輿登堂北面而坐，衆皆惡其無禮，無敢以爲言者，公厲聲曰：天子憐公以足疾，賜坐便服不拜，今坐於堂上，使衆官員公服，羅拜堂下，不敬殊甚！叱左右去其肩輿。」

(三)孝友傳家：董氏孝友傳家，一門敬讓。焦山之役，士表請戰，文柄曰：

吾弟僅汝一息，吾不忍也。

元撰家傳：「世傑等陳巨艦萬艘，碇于焦山下江中，勦卒前左，公身犯前左，載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賊，吾不汝忍也！」

及文直病卒，哀慟曰：家事一委是弟，勞苦數十年，今永負之矣。

元撰文直碑：「昔者君之哀聞於忠獻，忠獻方留鎮未都，哭之慟，左右曰：奈國事何？收淚曰：身及諸弟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是弟，弟勞苦數苦數十年，吾無內顧，今而後永負之笑，復大哭。」

迨文用致仕，詔蔭其子，乃請曰：忠烈死國，未蒙旌異，乞易封其父，世有忠孝兩全之譽。

吳撰文用碑：「其父忠勇死國，未蒙旌異，今請以蔭其子者，易封其父，豈非忠孝兩全之人！」

至若叔侄兄弟，以官相讓，猶累見不鮮。

新元史文蔚傳：「憲宗四年……，文柄以文蔚公勤，可委以事，解所佩符讓之，帝嘉之，授棗城等處行軍千戶，鎮鄧州。」

大喇嘛的憂鬱

張季光

沙畢旗的扎薩克喇嘛，得了回歸熱，聽說我給二冬巴治好了病，也派人駕着藍呢轎車來接我。我在這位掌管旗政的大喇嘛處，住了十幾天，給他治好了病。這幾天，我正想告辭的時候，看見他的臉色又有些不好看了。作爲一個醫師的我，擔心他是舊病復發了。我又給他作了一次詳細地檢查，但是結果無異。因此我問他說：

「你覺得身上有些不舒服嗎？」

「沒有！」他不由一震，顯然也是怕檢查的結果不正常。

「那麼，你準是有什麼心事？」我說。

「你怎麼會知道？」他以懷疑的眼光望着我。

「因爲你的臉色已經告訴我。」

「唉！我正在休養時期，却有一樁事來打擾我了。」他嘆了一口氣，接着述說起那件令他快不快的事情來了。

「那是一件可恥的事，一個蒙胞名叫大不蘇的，竟和一個有夫之婦通姦，而被本夫捉住送到我這裏來了。我已將大不蘇押起來了，我必須升堂審問他。可是我的身體……大夫！你看我可以辦了嗎？」大喇嘛嘆了一口氣。

「據我今天檢查的結果，是可以勝任的了。」我說。

「那麼我要了結這案子了。」大喇嘛說着便向在旁伺候他的小喇嘛說：

吳撰士選碑：「十六年，立前衛親軍進昭勇大將軍，充都指揮使……二十三年，僉湖廣行樞密院事，移疾去官，以指揮使讓其弟士秀。」

揭撰守中碑：「父之澤，則以讓其弟。大父之澤，則以讓其叔父。」

故李文正治，論董氏家風，嘗譽之曰：一門敬讓，風動四表。

李撰董俊碑：「當河南散破時，公聞先生者，文行高完，請歸教其子孫。」

歐陽文元，更讚之謂：身教之正，家法之嚴，舉世無兩。

歐陽撰士珍碑：「董氏身教之正，家法之嚴，在漢人中爲第一。」

至閻文康復，元文敏明善，虞文靖集尤推崇倍至，認爲清忠純孝，光耀天下。

閻撰文用碑：「世祖皇帝，堯日御天……，有若王文康公鶚，許文正公衡，張忠宣公文謙，風高懿範，無愧千古。若夫忠孝傳家，風節矯矯，頑頑，數公之後者，資德董公其人也。」

元撰文直碑：「夫一門四世，若將若相，光輔累朝，清忠純孝，照耀天下，世之談者，夕首董氏。」虞撰「講畢奏特加棗城董氏封贈表」：「窃照眞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

「去請主管司法事務的索登師兄來。」不一會兒，進來了一位捧着好多文件的喇嘛向大喇嘛請了安，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索登！請四位民人來做陪審員，將法廳佈置好。我要審問大不蘇了。」大喇嘛說。

「是！」索登答應着，將那一疊文件呈給了大喇嘛，逕自去了。大喇嘛信手翻閱了一下，便放在桌上。

大約經過一點鐘的時候，只聽三聲砲響，接着又響起一陣嗚嗚地喇叭聲。索登身穿黃馬褂，足登朝靴，頭戴紅纓帽，匆匆地進來，向大喇嘛行禮說：

「公堂佈置完畢，請扎薩克升堂。」

大喇嘛也戴上了紅頂子，身穿補服，大搖大擺走到法庭來。法庭門口有身穿黃馬褂的八名喇嘛，肅立兩旁。傍有兩名吹喇叭的，見大喇嘛到之，便嗚嗚地吹了三聲。大喇嘛到了庭內，向懸掛的佛像焚香行禮後入座。接着又響了三聲大砲。索登和另一位像書記書的人物，坐在左側，四位陪審員坐在右側，四位差官似地人物，分立公案兩旁。索登先叫「帶大不蘇」，左右立刻將大不蘇帶來。索登問明名字、年齡、住址以後，大喇嘛便問：

「大不蘇你和有夫之婦葛李瑪通姦，被本夫當場捉住，有何話說？」

「不，沒有這回事，我只是因天黑了，路過他家，在他家借宿一夜罷了。」

『大不蘇搖搖頭。這是一位年輕體壯的人。』

『你還不認罪嗎？傳葛李瑪的本夫來。』大喇嘛說。

應聲而到的是葛李瑪本夫嘉布色，這是位年約四十歲的人，全身也表現出很有力氣，只是臉上黑黝黝地，不大惹人喜歡。索登也問明了名字、年齡、住址。大喇嘛問：

『你是什麼時候捉到他們的？當場還有什麼人見到？』

『我是午夜十二時捉到他們的，當場見到的，有我村的大爾姑（村長）。我是事先假意和內人說是出遠門了，當夜不回家了，而又故意會同大爾姑在天黑時埋伏在蒙古包外附近的野草內，等候奸夫淫婦幹那不可告人之事時，當場捉獲的。』

大喇嘛又傳大爾姑作證，供詞與嘉布色相同，並且供述了當時所見的情形。接着又傳來當事的女人葛李瑪。啊！這是一個活潑健壯而又妖氣的女人，這就難怪她對那位黑黝黝而又解風情的本夫，難以滿意，另謀不軌了。大喇嘛問她有何話說，她低着頭，默不作聲。大喇嘛又叫她的本夫重述當場的情形讓她聽，並問她是否如此，她亦羞不置答。大喇嘛說：

『我給你最後辯解的機會，妳若再不說話，那就是自願放棄妳的權利了。』

『我已經錯了，請求堂上從輕發落。』那婦人囁嚅地說。

『那麼，把他們都帶下去！』大喇嘛等看守將他們帶去以後，又轉向四位陪審員說：『這是犯有破壞家庭罪的，而且也破壞了我們的善良風氣，希望大家合議，判給他們一個應得之罪，以資懲一儆百。』

合議開始了，四位陪審員紛紛發言，表示自己的主張，判各罰杖四十，將他和她的腿部打爛了，看他和她還敢犯罪不？有的却主張按照蒙地傳統的習慣，將他和她所騎之馬的尾巴，剪掉一段，然後再差人押解他們騎着馬到全旗各地遊行一遍。而索登則以主管司法事務的立場，建議法庭應依照民國法律，以破壞家庭罪，判以一年有期徒刑。於是主席大喇嘛宣佈提付表決，結果有三位陪審員，贊成按蒙地傳統習慣判罰。於是大喇嘛再命人將被告提庭，當庭宣判：

『大不蘇與有夫之婦葛李瑪通奸，有害善良風俗，着將大不蘇，葛李瑪二人坐騎之尾巴，截去一段後，派着押解二人乘該馬至本旗各地遊行一週，以昭炯戒。』

葛李瑪聆判後，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

大不蘇則歇司底利地叫起來：

『請庭上開恩，那樣將毀了我的一生，我將永遠無法見人了，我情願接受別的罪刑。』大不蘇一股緊地叩頭，將那地上磚磚碰得咚咚作響。

『你還不趕快接受這輕微的處分？若按照法律，應科你二年有期徒刑。』

索登將驚堂木一拍，制止了大不蘇的舉動。

『我情願接受二年有期徒刑，請堂上開恩！』大不蘇又連續不斷地碰起響頭來了。

大喇嘛下令強制執行，但大不蘇不肯上馬，而旗府轄地方圓數百里，也絕不是徒步可以走完的。於是將大不蘇的兩手綁起，兩個差人把他抱上馬去，誰知大不蘇却故意掉下馬來，差人再把他抱上去，他却又故意掉下來。如此反覆數次，不能成行。最後竟又不幸將大不蘇的頭皮擦破了，鮮血流了滿面。大喇嘛只得下令還押，先將葛李瑪押赴全旗各地遊行。

這幾天大喇嘛爲着不能執行對大不蘇的判決而着急。

『這真有失旗政府威信，此後再如何判決他案？』他回來回去踱着憂鬱的步伐。忽然，他靈機一動，好像另有了一個打算了，向我說：

『大夫！我想麻煩您一件事，不知你能答應嗎？』

『什麼事？』我不解地望着他。

『我想請你去診察一下大不蘇，看看他是不是有神經病？』大喇嘛面帶着求助的表情：『那必須勞你駕到他住的地方，因為若提到這裏，那他心情緊張，恐怕有失常態了。』

我聽了，很不願接受這個任務，因為大不蘇根本無病。但我又想到這些日子大喇嘛對我優禮有加，而且言談中又是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的蒙人領袖，何況我的老師在我入蒙之時，就交給我們一個任務，那就是多多發掘那些愛國家的蒙胞，深交而廣爲結納之，使他們走上愛護國家，擁護中央的光明之路。尤其是軍政領袖，社會賢達、知識份子們。我想到了這裏，我終於答應他了。

『好，我就去。』

『那麼你陪大夫去！』大喇嘛指着他的侍從說。

這是一所堅固的磚房，分作裏外兩間，裏間鐵柵欄門內，那位大木蘇正盤膝坐在小炕桌旁喝奶茶，傍邊還放有炒米，奶皮子，羊尾巴脂肪，酸乾酪，成塊的煮羊肉。他瞥了我一眼，毫不在意地拿起一塊羊肉來，放在口內就吃。『請把大不蘇帶到外間來，大夫要給他看病呢。』那位侍從喇嘛對看守說。

看守將鐵柵打開，大不蘇佯佯不睬地走到外間來。

『請坐，你頭部的外傷好了嗎？』我和顏悅色地問。

『唔！那算什麼，那天大夫給我塗了一次紅藥水，第二天就好了。』他毫不在乎地說。

『那天連續掉了好幾次馬，你身體沒感到不舒服嗎？譬如說，腿痛或者胳膊痛？』

『唔！這算什麼，我是牧童，每天放馬，專門騎劣馬，訓練劣馬。有一天我訓練一匹劣馬，我騎上去，牠把我甩下來，一直摔了我五十多個跟斗，沒傷

我一根汗毛，但到底被我制伏了，最後我騎上去，任憑他亂踢亂叫，甚至前兩蹄不着地，幾乎只用後兩蹄直立起來的樣子，也沒把我掀下地來，最後牠沒力氣了，不亂踢了，我却用鞭子抽牠，叫牠一股勁跑了一百八十里地，我才下來讓牠休息。自此以後，叫牠怎麼着，牠就怎麼着，牠再也不敢鬧彊扭了。」他講得很有趣，幾乎忘了他是在坐監了。

「大喇嘛叫我來看看你，恐怕你被摔着了，若是有那裏疼痛或不舒服的話，也及早治療治療。」

謝謝他老人家，也謝謝大夫，摔幾個跟斗，一點關係也沒有。」

「那麼既然沒有病痛，大喇嘛也就放了心。不過我看你還是接受了那個判決，老老實實地遊行一下，你也就恢復自由了，何必被禁在這裏？萬一真個判你兩年徒刑的話，那麼你這兩年之中，豈不要成天價被關在這裏嗎？」

「什麼兩年？我情願在這裏住三年，假如大喇嘛許可的話。」大木蘇翻着白眼說。

「那是爲什麼？」

「我出去幹什麼？出去還不是放馬，幹那個成天價累得要死的工作，住在這裏不是很好嗎？你看每天躺着睡覺，每天有奶茶喝、奶皮子，酸奶子，羊尾巴脂肪，牛肉吃。」他反問我。

「那麼你喜歡喝奶茶，吃奶食和牛羊肉了？」

「當然，這是我們從小時候就喜歡的食品。」

「那麼你最不喜歡的食品呢？」

「啊！我最討厭的，就是白開水泡炒米了。」他仰起頭來想了想：「還有漢人們吃的肥肉、饅頭也什麼地。記得有次我放馬走到漢人住的邊界上去，身上帶的奶食都吃完了，不得已，只有白開水泡炒米吃，可把我餓苦了。後來跑到漢人家裏去覓食，他們却叫我成天價吃肥肉，大饅頭，可把我膩死了。」

「那麼你認爲世界上最苦惱的事，就莫過於沒有奶茶喝，和沒有奶食和牛羊肉了。」

「當然。」他乾脆地說。

我回到大喇嘛是住所，將會見大不蘇的經過，向他據實報告了，並建議應該針對大不蘇的弱點，向他進攻，好讓他接受判決，走出看守所。

「怎麼辦呢？」大喇嘛問。

「改掉他的伙食，每天只供給白開水、炒、米肥肉、饅頭，其餘一律停止供給。他不愛吃什麼，就給他什麼吃，使他知道他不是在住有吃有喝的大飯店，而是在住看守所。」我說。

「好，就這麼辦。」大喇嘛叫侍從去傳知膳房，每天只照我所說的只供給大不蘇白開水、炒米、肥肉、饅頭。並且特別關照說，如果蒙地沒有豬肉，不妨到幾十里外漢人住的村落裏，買一頭來。

不知不覺已經五天過去了，看守大不蘇的人，忽然來見大喇嘛說：「大不蘇這兩天好像不大舒服，他飲食減少，人也瘦了，而且只是抱怨伙食不好。」

「那怎麼辦呢？」大喇嘛向我問：「是不是還是恢復供給以前的食品呢？」

「不，還是這樣供給他，相信再有十日，他會就範，自動要求服從原判，走出看守所的。」我堅決地說。

「好，就這麼辦，除了那四種飲食外，仍不准供給其他食物。」大喇嘛扭頭吩咐看守的差人。

轉瞬已到了十天，那看守又來見大喇嘛了。

「報告扎薩克，大不蘇越發瘦了，他不想吃也不想喝，他想請大夫去給他檢查一下。」

大喇嘛聽了他的報告，點了點頭，却用眼望着我，當然是表示要我去看看的意思。

「好，我就去。」我隨來人到了那裏，只見大不蘇正呆呆地對着一盤饅頭，一盤肥肉發愁。他拿起一個饅頭嗅了嗅，不由皺了眉頭，只勉強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又看了看那盤豬肉，無奈何地搖了搖頭。

「唉！我必須離開這鬼地方了！」他嘆了一口氣，只得用白開水泡了一些炒米來吃。

我假裝沒有聽見，命看守打開鐵柵門，叫大不蘇到外間來。

「大不蘇，你好嗎？」我溫和地說。

「好？好什麼？他們每天只給我這些東西吃，我簡直嚙不下，一看就惡心，怕是得了胃病，我必須離開這裏了。」他垂頭喪氣地說。

「爲什麼不早說，大喇嘛已經改判你兩年徒刑了！」我故意地說。

「什麼？改判？那我要死在這裏了，假如不改變我的飲食的話。」他跳了起來。接着又哀聲地說：「大夫，請你救救我，我願意接受被押解遊行的裁判，我要立刻離開這個地方！」

「好，我給你說說看，但要看看你的造化了。」

臨別的時候，他千拜託，萬拜託，並且扒在地上哆哆嗦嗦地給我磕了兩個響頭。

我回來告訴了大喇嘛。大喇嘛吩咐索登派差押解大不蘇遊行，當將大不蘇釋出，大不蘇也歡天喜地的騎上馬跟隨差人出發了。臨行時還向我致謝說：

「大夫，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將永遠感謝你！」

「你不但是位好大夫，還是一位好軍師，現在倭寇侵略滿蒙，假如中央任命我爲平倭大將軍時，我一定保薦你做護國軍師了。」大喇嘛眼看大不蘇走後，不由哈哈大笑起來，我也忍不住笑得彎了腰。

邊疆大事記

一月

一月一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說：蘇俄與中共長達四千哩邊境地帶的局勢，正日趨緊張。據報：「蘇俄部隊最近自蘇俄中部調往中共邊區，有廿個師沿邊境駐防，而毛匪部隊則為蘇俄實力的五倍。」

一月二日：蘇俄沿新疆邊界增兵。共匪將希馬拉雅山區部隊調往新疆。

一月九日：共匪對尼泊爾加壓力，促其逐漸改變英軍中廓爾喀兵員的補充。

一月十日：共匪在「內部通訊」中透露，大陸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反共破壞活動劇烈，其中尤以雲、貴、西藏、新疆、青海等省和「自治區」較為嚴重。

一月十六日：達賴喇嘛之兄羅桑善登宣稱：中共在其有計劃消滅西藏人口的運動中，已使六千餘家西藏人喪失生殖機能，這是共產主義對付反對者的最狠毒的陰謀。

一月十七日：原駐西藏青海匪軍，亦陸續部分調往新疆，以防少數民族發生突變。

一月十九日：約一萬五千名受到訓練的康巴族遊擊戰士，即將對駐藏匪軍發動攻擊。

一月二十日：共匪與偽蒙在北平簽訂一九六四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二月

二月四日：共匪「人民日報」發表第七次公開信，指控蘇俄在雙方邊界生事，在新疆從事大規模顛覆活動。

二月八日：英國觀察週刊報導：據阿拉木圖的「哈薩克斯坦中央委員會」在最近一件報告中透露，過去一年中共匪與蘇俄在新疆邊界上，曾發生五千次以上之「邊界事件」。

二月十日：匪為尼泊爾修築公路，利用該全長八十五哩的道路，共匪可通過去年業經完成的一六八哩公路，自拉薩經科達里直達尼加德滿都。科達里隘口位於尼泊爾和西藏交界處。

二月十三日：共匪在新疆伊犁、阿圖什等地設置雷達站，並沿中俄邊境建築防禦工事及集中營。

二月廿三日：新疆伊犁塔城兩地哈族匪幹率眾沿伊犁河逃入俄境，共匪邊防軍曾派隊越境追截，為俄軍阻攔，發生局部性槍戰。

二月廿五日：滇南少數民族炸毀共匪運輸車輛，狙擊匪幹。

二月廿六日：俄匪在北平舉行之邊界談判，發生極大岐見。

三月

三月九日：達賴喇嘛率領的西藏難民團體，發表宣言，指責「中共在西藏進行野蠻的屠殺」，並表示將喚起在「中國大陸的西藏人民繼續致力於反共鬥爭」。

三月十四日：倫敦傳中國大陸西南區發生事故，朱匪德秘密抵達南寧，周匪恩來曾於二月五日到昆明，據說在該地曾發生抗暴事件。

三月十六日：據西德國際新聞社報導：共匪最近在西藏發起一項大規模的洗腦運動，年齡自六歲至十二歲的西藏兒童，正由北平派往西藏匪幹給予「毛澤東思想」訓練。

這個洗腦運動包括每天十二小時的集體討論與加強學習「毛匪主義」。

三月廿三日：共匪參加亞非團結會議代表團長高建（女、譯音）激烈抨擊蘇俄所提和平解決邊境爭端的建議為最荒謬的人所作的真正反動的強詞奪理，並稱：有些人一直在設法將亞非國家間歷史疆界的問題和帝國主義佔據他國領土的問題，混在一起。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的統稱之為「領土爭端」，認為是戰爭的僅有來源。

三月廿三日：共匪偽政權致送一項照會給印度政府，就其繼續支持在印度境內困乏的西藏革命軍，以及其干預共匪內政事，提出嚴重抗議。

三月廿六日：共匪新華社報導：中共已就印度繼續支持逃亡在印度的「西藏叛亂集團」，向印度政府提出強硬的抗議，中共提及它曾數度向印度政府提出抗議，認為印度支持這些西藏難民是「干涉中共政權的內政」。該項抗議已向印度駐北平大使遞交。

二月廿六日：印共書記處批評匪巴聯合公報中，周匪對克什米爾採取帝國主義立場。

三月廿七日：藏南康巴族抗暴人數約一萬名，工作獲得進展，共匪軍車隊和孤立前哨站被伏擊和攻擊的次數，不斷增加。

印度政府對共匪警告必須停止支持西藏流亡的達賴喇嘛一節，答覆說：「他是在此間作我們的賓客，只是如此而已。」

三月廿八日：匪俄開始在北平舉行劃定邊界初步會議。

三月卅一日：北平共匪「紅旗」雜誌及「人民日報」本日發表三萬字長文，猛烈攻擊「蘇俄修正主義」，謂其將成為「歷史廢物堆上的廢物」，指黑魯雪夫為說謊者、懦夫、投降者，企圖在世界共黨前加以羞辱，並將之逐出共黨陣營，匪俄顯將正式決裂。

編者的話

本期出版之時，正值匪俄劇烈衝突，新疆省民衆大量越界向蘇俄逃亡之際，新疆省是內憂外患，宛如病人身上的膿瘡，遲早必將發作，故本刊本期的座談會，即以「匪俄衝突下的新疆」爲題，謬承諸名家蒞臨發表高見，實爲本刊增光不少，在此謹敬表感謝之意。

與座談會題目大同小異的「俄毛鬭爭中的新疆」一文作者張大軍先生，昔年曾于役新疆，該省淪匪後，翻越崑崙山返回內地，現供職中央黨史委員會，爲名著「四十年動亂新疆」之作者。本文對俄毛在新疆鬭爭的前因後果，闡述綽綽有餘，分析亦極爲透闢。

陳梅隱先生爲自由中國名作家暨匪情研究專家，本期特爲本刊撰寫「共匪當前的『防邊』謀略」一文，泛論共匪在邊疆地區所實施的陰謀詭計，深入淺出，爲在瞭解共匪「防邊」工作上不可多得之佳作。

趙教授尺子廣續前此論文兩篇，此次再爲本刊撰寫「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一文，趙先生精通經史，對蒙文暨音韻學等亦有獨到研究，本文對史記匈奴傳之解釋與考證，相信足爲斯界之參考。

一般人對大漢西征之經過，讀史者雖知其詳，至於蒙古歷史文學之存在與價值，似尚未能爲世人所了然。讀張紫桐先生「蒙古歷史文學簡介」一文，足以增益對蒙古文學之知識，以及並世各國對蒙古文史重視之情況。

本刊歡迎有關邊政歷史人物傳記與政績之評述、以及邊疆文化演進之稿件，敬希各方源源賜稿爲荷。

徵稿簡則

- 一、本刊以報導會務，宣揚反共國策，介紹邊疆同胞反共抗俄情形，暨刊載有關研究我國邊疆史地文化等方面之論著翻譯爲宗旨，惠稿以不違反上開宗旨爲原則。
- 二、惠稿限用語體，並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添新式模點，以便編排，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暨通訊地址，如欲用筆名發表者，請事先聲明。
- 三、惠稿每稿以三千至五千字爲限，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受刪改者請予註明。
-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 六、惠稿一經刊載，每千字致送稿酬新臺幣三十元至五十元，圖片按件計算。
- 七、惠稿如無法刊登，當即原件璧還。
- 八、一稿兩投，恕不刊載。

訂閱本刊辦法

- 一、本刊每年出版四期，每期收工本費新臺幣五元。
- 二、訂閱本刊全年者，實收工本費新臺幣十八元。
- 三、國內平寄免收郵費，如欲掛號另行加收郵費六元。
- 四、國外訂閱，請將書款匯寄本社，另收郵費每期港澳平寄二元，航平四元，其他地區平寄三元，航平十三元，訂閱全年，郵費加倍。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四月出版

中國邊政 季刊

第四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 永 新

社長：周 昆 田

主 編：宋 念 慈

發行所：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安東街四〇九巷卅九弄十二號

印刷者：清水商行印刷工廠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四五九二四、四五九二八